

# 觀察

· 分五角一份每 ·

日八廿月八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 期一第

## 卷五第



信通察觀

### 金圓券能穩定物價嗎？

專論  
評吳陽初「開發民力建設」

樊弘

### 鄉村

特稿連載

費孝通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張東蓀

韓國通信

###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觀察特約記者

外論選譯

### 德國問題的癥結

The New Statesman

哀思

### 悼朱佩弦先生

吳晗

###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

觀察記者

###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

觀察特約記者

運動(南京通信)

### 關於七五慘案最近的

報導(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 一丘之貉

匈牙利·B·易澳士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2) 52432  
電報掛號：59027

### 訂閱價目

三個月	掛號寄：一元八角
平寄：一元六角	航空掛號：二元
六個月	掛號寄：三元六角
平寄：三元	航空掛號：四元
一年	掛號寄：六元八角
平寄：四元	航空掛號：七元

香港：港幣八元  
澳門：港幣八元  
國外：美金二元  
郵資：港幣二元

###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第四卷上冊	有售
第四卷下冊	有售

### 廣告價目

封面	每行一百五十元
全頁	每行一百四十元
半頁	每行八十元
通	每行四十五元

###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  
掛退：附郵  
航空掛退：附郵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復

### 定戶注意

讀者惠臨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 編者報告

## 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

四卷出完後，社例休刊兩週，日子過得快，第五卷又開始了。現在把要報告的幾件事情，分述如左：

自五卷一期起，我們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在前三卷本來辦過「華北航空版」，那時是由北平的新實書店承辦的。新實書店那批朋友本來不是「書業」中出身的人，但有意思自己辦一點事業，俾使精神有所寄託。編者去年在平時，對於他們的印象不壞，所以信任他們，交由他們承辦。不幸他們始終不能履行契約上所規定的義務，以致拖欠的數目越來越大。我們爲了華北各地讀者的利益，不忍中途停止，所以勉強把第三卷出完。那時新實書店拖欠我們的數目，等於當時六七十分白報紙的數目。這個數目把現在的紙價一合，就要四十億左右了。他們一再說「負責到底」，可是實際上，他們始終未能以事實來保護他們自己的信譽；結欠一直拖到現在；我們對此十分引憾。這次編者去平以前，有各方面來函和我們接洽承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做人做事，素無成見，任何人都可以合作，祇要彼此負責，遵守信用。結果因爲和潘俠風君先談妥，所以即由潘君承辦。但關於「華北航空版」的一切賬目往還，都由潘君負責，與本社無涉。潘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在行政系統上，和本社亦無任何關係。

## 半價定戶

清寒讀者來函登記定閱半價本的，已逾千名，但遠地讀者的信件，正在途中的，我們已一一審查完畢，分別通知，希望合格的讀者如期匯款來訂，以便寄刊。以後

收到的也當隨時審查函復，以迄額滿爲止。不過這裏要附帶說明的，凡是華北各地讀者來函申請的，如註明平寄的，我們按原定標準審查，凡是註明航空寄的，我們一律請他們就近向北平訂購「華北航空版」。因爲航空郵資的負擔太重，舉辦「半價本」的目的本在減輕讀者的負擔，假如由上海用航空寄去，反而比在華北訂購「華北航空版」爲貴，這就有違我們體貼清寒讀者的原意了。

## 篇幅問題

我們因爲六月中物價跳得太利害，爲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擔，將篇幅自二十面減爲十六面。嗣後即收到許多讀者來函，表示不贊成。編者因在四卷報告書中請求讀者，特別是後方的讀者，表示意見，以供參考。現在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大都要求恢復二十面。其中有幾位特別強調，說他們都是「窮光蛋」，但願意加重負擔，不願減少篇幅。有四位北平讀者聯名來信，這樣說：「我們爲什麼愛讀觀察？爲的是它內容充實，不是爲它價錢便宜；以四卷二十二期定價論，每份二十萬元，在北平等於兩個燒餅的價值，一千公尺距離的三輪車價，半張普通電影票，苟慧生的戲票價五分之一。……我們的意見，兩個燒餅不獲一飽，一個星期掙節兩個燒餅，不會影響健康；一次普通電影片子所得的印象僅是哥哥姊姊，鴛鴦蝴蝶，比從「觀察」所得的實益，相差遠甚。一個刊物物能否吸引讀者，在乎內容是否充實，不在乎售價的貴賤。……編者先生處處顧及讀者的負擔，自是正確的；但爲減輕讀者的負擔而至於減縮頁數，限制篇幅，因而連帶影響刊物的內容，我們是反對的。請編者先生不要誤會我們是富裕階級，實在我們都是低級公務員，要獨力支持全家的生活！既然愛好「觀察」，雖然負擔重些，還有什麼說的？我們並且還響應編者良心呼籲，放棄了定閱半價本的意思呢！」蘭州有二十幾位讀者都希望至少維持二十面的頁數。此外四川廣東等地的讀者也都有信來。現在我們就出二十面，假如以後情形有變化，再臨時斟酌要否減少。

## 幣制改制以後

最近幣制改制，採用金圓券。我們報告三點如左：

1. 由於過去物價的過度波動，業務上受到許多痛苦，特別是叢書的購買，得罪了許多讀者，其詳已見第四卷報告書中。現在我們已將所出叢書，改用新標價，希望此後讀者來函購買時，由於書價的不致時時調整，可以避兔一來款不足謹請諸君一的情形，這樣，在讀者，在我們，雙方都可比較方便。
2. 因爲假定物價暫時可以沒有太大的波動，所以自即日起，恢復接受六個月的定閱，價目請閱封面。
3. 由於美元和金圓有明確的比率，自即日起，國外訂閱半年者，一律改收美金二元（原爲四元）。

**提高稿費** (第十八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九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二元至四元。此啓。

## 觀察叢書·觀察譯叢

「觀察叢書」已出十冊（「中國在戰盤上」即出），此次編者赴平，又約好了十部叢書的稿子，連已有而未出的，一共有十四部。我們希望十月底能出一批，十二月底再出一批，書名和作者當於出版前再宣佈。除了「觀察叢書」外，另擬再出一系「觀察譯叢」。「觀察譯叢」選書的原則，仍以「價值一和「重量」爲第一，籍以符合「觀察社」的一貫風格。第一批四冊業已選定，並開始翻譯。但因本社創辦不過兩年，規模很小，出書能力受有限制，所以譯叢的出版，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實現。

## 致謝

在這休刊的兩週中，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有的是熱情鼓勵我們的，對於這種鼓勵，我們十分感激，我們並願向讀者保證：我們一定像過去兩年一樣，繼續努力下去。有的是向我們建議指導的，我們對於這些建議指導，願意盡量接受考慮。編者精力有限，未克一一週復，特此處向惠賜賜教的讀者先生致誠懇的謝意。（編者）

## 小啓

本期付印時，新制郵資，尙未公佈，本期封面上各項有關郵資，未克註明。我們希望本期出版時，新制郵資業已公佈，讀者訂閱或購書時，即請參照郵局的新規定寄下爲荷。

## 觀察叢書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三版)  
政身罪言 (再版)  
唯物史觀精義 (四版)  
鄉土中國 (四版)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再版)  
英人法人中國人 (三版)  
論雅俗共賞 (再版)  
鄉土重建 (新出)  
紅毛長談 (新出)

- 張東蓀著 (金圓五角五分)  
潘光旦著 (金圓一元三角)  
吳恩裕著 (金圓四角)  
費孝通著 (金圓六角)  
吳世昌著 (金圓五角)  
儲安平著 (金圓六角)  
朱自清著 (金圓六角)  
費孝通著 (金圓九角)  
塔塔木林著 (金圓四角五分)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吳哈：清華大學教授

# 金圓券能够穩定物價嗎？

樊弘

在物價上漲的狀態下，人人無不希望政府所發行的新幣，金元券，能够穩定物價，但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便能穩定物價呢？

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能够穩定物價，要看金元券是否能够根治物價上漲的原因，如果能够根本上消滅物價上漲的原因，那麼金元券便將能有穩定物價的功效。如果不能，那麼物價便將繼續往上飛漲，而不聽政府的命令了。但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呢？

誰都知道，物價上漲的原因不外在一一定的時間裏面，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大於物資供應的增加。試問金元券發行之後，是否能使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相對的減少呢？這個便要看金元券的發行數量將來是否還要繼續的增加，同時，並要看金元券發行之後，在每一時隔裏面，它出來買貨的次數是否還要繼續增加。在他方面，並要看每一時隔裏面物資的供應是否會因金元券的發行而增加。須知他們究竟是否增加或減少，都絕對不由政府的威力決定，而係由現在的政府所控制不了的經濟的因素決定。何以說物價上漲的因素絕非政府的威力所能直接控制呢？猶記在三十一年的時候，政府曾用拋售美金儲蓄券的辦法來平抑物價，到了三十二年時兩億美金儲蓄券都拋售完了，但物價平抑了沒有？後來政府因見拋售美金儲蓄券的辦法不行，改用拋售黃金的新法，共耗費價值一億美元的黃金（約五百七十萬兩）用來平抑物價，但物價平抑了麼？在三十二年八月政府限見拋售黃金的政策又失敗了，再採用黃金存款的辦法來平抑物價，但平抑了沒有？三十六年二月廿一日，政府忽又舉想天開，頒布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由拋售黃金和拋售美金儲蓄券的平抑物價的政策，轉而採用取締黃金買賣和禁止外幣流通的方法，結果不料更糟。由此可見，在過去六年之內，單憑政府的一紙命令或威嚴必是不能够平抑物價的了。過去不說了，但問，現在怎麼樣呢？

試看起來，政府現在依然故步自封而採用金元券貨幣之名曰金元券，它是何等價值的東西，必比銀元要貴得多。在抗戰以前，銀元比金元不知，尚可相對的平抑物價，何況金元呢？而且依據政府的金元券發行辦法第一條，金元券每元之法定含量為純金零點二二一七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十足流通行使。……第八條金圓券之發行採十足準備，前項發行準備中，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為黃金、白銀及外國，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之國有事業資產充之。這點明白表示金元券是有十足的準備金的。因為政府既然規定每發一張金元券，都要有四角的金銀與美鈔和六角政府的政府資產，那末，在政府的金銀美鈔與國營的資產無法增加以前，便當絕對不會增加發行，而物價便將穩定了。可是，我們假如略一反審，立即可明白，這種想法是大真的。

於此筆者應該特別強調，即金元券的發行是絕對用不着準備金的。金元券既不能自由兌換黃金、白銀與美鈔，而且在中華民國境內且不准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流通、買賣或持有，那麼，拿這筆黃金美鈔白銀存在那裏做什麼？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必須存在那裏，並不許移作別用，這豈不是把國家的資源來濫費麼？凡有銀行學的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用作發行金圓券的黃金美鈔和白銀是絕對不可以移作別用的。移作別用便是犯法。並不可以其一元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否則，便是犯法。因為政府的法令既然規定金元券的發行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的現金，那麼，假如政府以一元的金元券兌換金元券，而不是以四角去兌換它，那麼，經此兌換之後，其他的金元券的百分之四十的現金發行準備，便不足了。不足便是違法，欲不違法便須一元也不能用以兌換金元券，所以這筆現金的準備不但不能移作別用，而且也絕對不能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即根本沒有用。現金的準備既然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必須存在那裏作幌子，這豈不是資源的濫費麼？特別的是在中國如此需要外幣黃金與白銀來購買外國貨物的今日，即以現存的全部的金銀和美鈔來購買外國貨物還不足，而須有待於美國的貸款。今更把此有限的黃金、白銀和美鈔拿出一部份來作發行的準備，由急用化為無用，這

豈不是資源的濫費是什麼？

誰都知道，金元券的購買力或價值，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是與金元券的發行額為相反方向的變動的。假令貨物的供應沒有增加，或信用的狀態沒有變遷，金元券的價值且將與它的數量成反比例的。一件貨物兩個錢買與一個錢買，在兩個錢買的時候物價便是兩元，在一個錢買的時候便是一元。一物而賣兩元比較一物而賣一元是錢的價值低落一半，這豈不是金元券增加一倍，它的價值便低落一半麼？反之，如果發行減少一倍，金元券的價值便當增加一倍。金元券的價值既然與其發行的數量成反比例，那麼，為提高金元券的價值起見，政府只要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就行了，何必又要現金準備做什麼？現金的準備金既不可以用來作兌現之用，而又不可以移作別用，我們何必要用它們呢？「割雞焉用牛刀」，減少發行金元券儘可不必一定要用黃金美鈔和白銀來作準備。

然則為什麼政府不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呢？亦就是說，政府為什麼不依賴政府自己，偏要信賴黃金、美鈔與白銀呢？是不是說，由黃金美鈔與白銀所作出的發行準備更可以制止政府的通貨膨脹呢？須知政府的支出全靠他的收入來維繫。在收入不符支出之際，除了向人民負債而外，就只有發鈔之一法。任何發行的準備也都把它奈何不得的。政府能够在入不敷出之際，靜聽議政府的官員餓死以圖維持金準備麼？這個問題容易解答得很。在很早很早以前，中國發鈔的金準備便是百分之六〇了。民國廿五年政府改用法幣仍然維持百分之六〇的比例，即白銀佔百分之二十五，外國貨幣佔百分之三十五，合為百分之六〇。法幣的現金準備的比例高至百分之六〇，尚不足限制法幣的增發，百分之四〇行麼？除了政府的國庫的開支能以稅收與公債來彌補外，單憑現金準備的比例，是絕對不足以阻止金元券不再繼續增發的！

金元券的現金準備的比例既不足以保證通貨的膨脹不繼續，或不足以阻止物價的飛昇，然則它是否可以延緩貨幣流通的速度呢？假如可以減少它的流通的速度，物價亦當不漲。可是這又要看金元券是否可以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現在一般人民的心裏不相信紙，而相信金。金元券不但不能兌換金，且要收括市面的存金，他不但不是紙，而且比紙更壞，試問人民如何能夠把它拿來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呢？似此，則是人民對於金元券還是不把它當作金元券，而把它當成一種關金券看待了。除非人民是傻子，否則在金元券發行之後，人民還

是不欲保存金元券而要保存貨物，結果金元券的流通速度，勢不能夠減少。金元券的發行的數量，既不能因十足的發行準備而減少，且亦不能因為它而使它的流通速度不增加，然則金元券的發行條例又有什麼理由使物價不再上昇呢？固然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即四元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一元。可是，我們莫要忘記了，法幣不是亦可以兌換美圓的嗎？法幣，在政府的允許之下，亦是兌換美圓的能力，金元券亦須在政府的同樣允許之下，始能兌換美元。金元券兌換美圓的能力，既不比法幣高，我們似亦看不出金元券的價值為什麼要比法幣更高。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考慮第三個問題了。即金元券發行之後，物資的供應是否能夠增加。在內戰的烟火到處瀰漫的今天，國內生產的物資必是無法增加的。如欲物資有增加，單看外貨的傾銷的程度怎麼樣？且看外貨輸入的程度是否能夠抵得上國貨減少之程度。這更要看中國人在國外的外匯存款或其他的資產是否能夠因為政府一紙的法令，趕快便把他們來買貨物輸入到中國內地來。可是政府今又限制輸入，而且他們恐亦不願以他們的外國資產來換成金元券或債券。由此可見，這一條路亦是很渺茫的！

現在我們轉而研究政府發行金元券的能力。依據金圓券發行辦法第九條，金元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我們可以假定現在法幣總額約為二百萬億元。一元金元券合法幣三百萬元，二百萬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便收回來了。二十萬億中除了六億點七，尚餘十三億點三的金元券發行的能力。這即是說，政府如欲收回現存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就行了。在物資未增加，和美匯黃金與白銀均極感缺乏之時，政府如欲穩定物價我看六億點七已就足够了。其餘的十三億點四的金元券，莫說十三億點三，連一元我看，也用不着啊！然則政府又何必規定廿億金元券為發行的最高額呢？

歸根結底一句話，金元券是否能夠穩定物價仍須視政府國庫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足夠以符支出，和國內物資的生產是否能夠增加以為斷。單靠金元券的發行辦法本身，是不足以有為的啊？但政府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能夠維持支出呢？正如財政部長王雲五先生所說，「在歲入方面，固有賴立法院之支持，與各方之努力，在歲出方面，便須政府各部門充分合作，尤以軍費開支，佔歲出之最大部份，當特別嚴實與節約。」這當然都是最要緊的。

民卅七，八，廿。於北京大學

#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

費孝通

## 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

中國當前最基本的也是最嚴重的問題是廣大農民生活的痛苦，這一種認識我

晏陽初先生於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社記者「縱談復興我國農村問題」，接着又發表「開發民力建設鄉村」一文。這裏宣布了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理論基礎，值得關心農村工作的人士詳細檢討的。

們和晏先生是相同的。晏先生對這現象的診斷是：「他們受了封建傳統的壓迫，以及外來強權的欺凌。」這個診斷我們也認為正確的。晏先生希望「把蘊藏在中國廣大鄉村中偉大磅礴的力量——民力——開發出來。」這個目標我們也是同情的。

根據晏先生的診斷去制定工作綱領，應當是怎樣去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怎樣去抵抗外來強權的欺凌。晏先生是反對「空洞的口號和標語」的，這一點我個人更是贊同，所以我們得更進一步具體的說出：什麼是封建傳統？這封建傳統怎樣壓迫農民？誰是外來的強權？這些強權為什麼要欺凌中國農民？怎樣欺凌法？除非把這些問題具體的分析出來，我們才能避免自己犯了「空洞口號和標語」的弊病。

晏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極簡略的。他說：「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產的是農民，流血抗戰的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徵』，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即是在這簡略的答案裏，我們可以說晏先生也注意到租、糧、徵、派。租、糧、徵、派是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壓迫欺凌的手段，結果是中國農民負擔的重大，使農民血汗流盡，生活痛苦。

如果我們分析下去，就該問：誰在徵派租糧？向農民徵派出來的租糧給了誰？作什麼用？這些吸收農民血汗的人憑什麼力量能這樣向農民徵派？什麼人和什麼外來強權在支持這種力量？——這些問題晏先生並沒有答覆，非但沒有答覆而且提出了另一套理論出來，把這些問題寫開了。——這裏我們和晏先生的看法開始分歧了。

讓我們先看晏先生的文章是怎樣做下去的。他說：「鄉村建設工作是多方面的：凡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無不包括在內，而千頭萬緒之中，必須抓住問題關鍵之所在，那就是：建鄉須先建民，一切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然後一切工作，纔不至架空。」——以上所指的祇是空洞的原則，自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並沒有跳出口號和標語的範疇——「我們要達到開發民力的目的，須從整個生活的各方面下手。必須灌輸知識——『知識』就是力量；必須增加生產——『生產』就是力量；必須保障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須促進組織——『組織』就是力量。我們所謂開發民力，就是開發人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組織力。人民自己有了這種力，纔能稱作『自力』，有了『自力』纔能作到『更生』！」

這篇富於口號魔力的文章，骨子裏，至少由我讀來，是把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歸罪於中國農民的自己沒有出息，咎由自取。這種要農民引咎的理論是和晏先生幾十年來一貫的看法相吻合的，他一貫的看法是中國農民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喜歡對稱筆法的晏先生配上了「知識、生產、健康、組織」四個口號。現在主持執行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晏先生還是二十年前主持特定蘇實驗區的晏先生。「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的診斷到他要說到工作

綱領時已被置諸腦後了。從書本上學來的名詞確是不會生根的。

### 自覺的教育是現實的生活

我們要瞭解晏先生的基本理論，不能不提到他對於「教育」的看法。晏先生一生事業的中心是他的「平民教育」。不論他今後會做什麼事，他在平民教育上的貢獻是不應當抹煞的。但是如果晏先生願意聽我們的批評，我也願意很坦白的說，他的貢獻是偏重在教育的技術，尤其是文字教育的技術。他對於「教育」本身看法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我沒有誤解他的立場，我想說，他是以傳教精神去瞭解教育的。所謂傳教精神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別人的「不是」。傳教就是「以正克邪」，被傳的對象在沒有皈依宗教之前，或是說沒有棄邪歸正之前，滿身都是罪惡。所以晏先生先得認定了「愚貧弱私」的罪惡，然後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識去愚，以生產去貧，以衛生去弱，以組織去私。

我在此並不想討論中國農民是否有此四大病症，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教育者的態度。在我看來，教育並不是以「有」給「無」，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在建立一個能發展個性的環境。我這種看法裏承認每個人有他判斷的能力，有他的理性，教育者最重要的態度是在尊重人性。這話和晏先生「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的半句是相合的，但是如果承認這一點，接下去就該說：農民是有自覺的，我們教育者的責任是在幫他們排除阻礙實現他們自發的求生活動。這和晏先生下半句「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的兩個「使」字不同。這一點不同出於我們對「教育」意義認識的差異，因之也使我們對整個農村問題的對策有別了。

我實在並不能同意晏先生認為中國農民到現在還沒有「自覺」。我這樣說並不是從「鑽研中西書籍」中得來的結論，而是我實地觀察的結果。最近暑假裏我回到鄉間去訪問過，就是十幾歲的孩子都能回答你，他們生活為什麼這樣苦。他們的大哥給政府拉去當兵了，家裏缺乏勞力；他們田裏收來的麥子，自己吃不到，給保公所拿走了；他們被趕到門外，把房子讓給軍隊來住；到了秋天，借了債去回地租——這一切都是現實的經驗。當我借問一些同學去替農家打DDT時，他們很感激我們，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當晚是否能睡在沒有臭蟲的坑上。這套現實的教訓中，他們還會不覺悟麼？還得靠識幾個字才能知道他們自救的道路麼？我願意晏先生回頭問問自己派到鄉村裏去教書的工作幹部，他們是否已從農民給他們的教育中懷疑了自己工作的用處。

晏先生自己是主張不要在中西書籍鑽研出結論來的，他怎麼會這樣相信他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的千字課呢？我這樣說並不是肯定晏先生的千字課的價值，更不是肯定了文字下鄉，而是說，農民並不是從千字課中得到自覺，而是自覺之後才需要識字，才喜歡晏先生的千字課。這個分別很重要，因為農民已

經自覺的不單是要識幾個字，他們還要靠自己來糾正這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在這自救運動中他們才需要文字教育。

暑假裏我參加了華北基督教農村服務營，我的目的是要實地看看在這種局面下有什麼可以服務的。我是一個旁觀者，自己想虛心的向熱心服務的朋友們學習。其中有一項工作是識字班。但是問題發生了，我們應當用什麼教材呢？在實際工作中才會明瞭人不會「為識字而識字的」，識什麼字？看什麼書？如果依晏先生的說法，我們得「使農民覺悟起來」，所謂覺悟，依晏先生上文讀下來，應當是「使」他們認識現在的租、糧、徵、派的不合理，「使」他認識封建傳統的壓迫，外來強權的欺凌。如果這樣做，晏先生能保證這些熱心的農村服務者不帶上紅帽子，不關在特種法院裏，不致連性命都丟了麼？如果不從文字裏去增加農民自動自發的精神，試問教些什麼呢？花呀草呀地認識幾個字，有什麼用處？農民為什麼要每天費上幾個鐘頭來識字呢？這是一個具體的事實問題。沒有一個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會瞎了眼看不到現在農民所遭遇的嚴重壓迫，但是晏先生所主持的中美復興農村委員會能有勇氣面對這問題麼？晏先生呼籲知識青年來合作，為農村服務，在原則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是如果晏先生要逃避這基本的解除壓迫的問題，是否能滿足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呢？晏先生不能回答這問題，他那個計畫也會「架空」的。

### 取消土革的農復方案

問題還是回到了，如果要避免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是否能談得到農村復興。晏先生的回答是「可以的。」他說：「這條路，今日也許有些人以為緩不濟急，他們認為目前最迫切的是解決饑餓、物價、戰爭種種現實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是今日最嚴重的，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三十年前，當鄉村建設工作發動時，何嘗沒有人認為現實問題是戰亂、災荒、窮困等？何嘗不以為此種鄉建工作是太緩不濟急？這種被批評為緩不濟急的工作一天不動手推行就更多遲緩一天，而一切現實問題仍將存在。說「迂緩」並不能否定問題，不做尤不是「迂緩」的解答。所以三十年前應該走這條路，今日還是只有這條路可走。捨此別無二途，更無捷徑。」

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說得更清楚：「改革土地制度，自屬重要，惟此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意思是農復會不能做這件事。

根據這兩位負責人的聲明，農復會是想避免社會制度的改革而達到農村復興的目的。晏先生所提出來的理由很值得懷疑。他首先把「饑餓、物價、戰爭」作為現實問題是以現象代替了問題，因之忽視了造成這些現象的當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晏先生提出三十年前的事來作為不必從這基本問題下手的理由。這如果能成為理由的話，必須是晏先生在過去三十年的做法確實解決了農村問題。事實上，除了晏先生自己，很少人是認為這前提可以成立的。晏先生在農村工作上有他的貢獻，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却說明定縣路線並沒有解決農村問

題。在我看來，定縣實驗最大的缺點就在不從社會制度去謀改革。晏先生並沒有覺得定縣實驗有什麼缺點，而且願意把定縣的成績作為「迂緩」路線的保證，這不能不使人失望了。

為什麼不從土地制度入手不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呢？這一個問題在我的「鄉土重建」一書裏已經有過答覆。簡單說來，在農民的負擔中，地租是一個重要項目。過去幾年的內戰主要關鍵，在我看來，也就發生於土地制度的爭執上。農民業已自覺，要求改革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階層硬是要維持這特權，不從國家全體利益打算，而從階級利益着眼。和平方法既不能解決問題，結果引起戰爭。戰爭又增加了農民負擔，徵派跟着一層層加上農民肩頭，反抗的勢力更加擴大，造成晏先生所謂「他們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血有流盡的一日」。晏先生所指出的封建傳統在社會制度上說，除了這種剝削性的土地制度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能是什麼呢？

在農民負擔這樣重，生活這樣苦的現況下，識字、生產技術、衛生等一類工作是不發生多大作用的。以生產技術來說，我在北平附近一個素以菜蔬出名的村子裏訪問過，現在瓜果蔬菜等一類作物都已不敢種，種了也收不着，軍隊過境，比蝗蟲更兇。時間還不過半年，而政府的徵收已經超過了全部收穫的三分之一。農民買不起肥料，看老玉米瘦得可憐。晏先生可以說，他們缺肥料我們送給他們，但是在農民看來是這又何必呢？既是要拿走的，過一道手，有什麼意思？這不能說是「迂緩」，而實在是「迂闊」，事實上還在吸血，輸血有什麼效果呢？吸和輸之間的差額這樣大，如果要「倒下來」，還是扶不起的。我並不相信晏先生看不到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是他可以認為這至少是「為老百姓做點起碼的基本的實際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可以說他並沒有反對土地制度的改革。正如蔣夢麟先生所謂「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但是事實上怎樣呢？美國拿這筆錢出來的目的是和軍事援華相配合的，就是打擊共產黨。共產黨實行了土地改革，美國就得另外想一個方案來對抗土地改革，那就是「復興農村」方案。所以並不一定晏先生喜歡迂緩路線，而是美援的來源注定了他不得不避開已被共產黨搶去的土地改革。

過去半年來國民黨裏面也有高唱土地改革的，我們先不必問他們的動機如何，但是表面上看來至少可以說因共產黨的壓迫，不能不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了，而且回頭看看三民主義，內容裏本來也有這一個方案。有些地方，為了軍事需要，也認識了農民的力量，正在想學共產黨的辦法推行土革，雖則我們可以懷疑他們是否能收到效果，但是比了不定土地問題是進了一步。這一種趨勢到農復會的成立又打住了。晏先生的迂緩路線如果是代表中美同意的中國農村政策，那是可以說一種倒退的步驟。

我並不願意從政治立場上去批評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却應當明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資格，為社會服務，能做多少就可以說是他的貢獻，批評者必須從他所做的事上着眼，不應當從他沒有做的事上去挑剔，但是現在他的任務是代表政府去實行農村政策。他就得負這政策的責任；如果這個政策並

不能復興農村，反而避重就輕，以慈善家的救濟態度來拖延農村問題的解決，他將因這政策的錯誤而受到指責。個人方面我們儘管可以同情晏先生「含着眼淚」，但是爲了「中國的安危」不能不坦白的檢討這種政策的過失。

晏先生自己明白在這個局面裏，他的教育方案是很難見效的。他希望「各方面共體時艱，捐棄成見，轉陰爲光明，化暴戾爲祥和，都站在爲人民謀福利的立場上，以工作成績相競爭。那時，民力纔能發揚，民主纔能實現。」事實上確是如此，晏先生的鄉建工作是技術性的，當中國社會矛盾的死結解開了，他現在所提倡的四項工作，知識、生產、健康、組織，都是十分重要的。這些是開發民力所需要的技術。但是晏先生三十年來實地工作的經驗並沒有「覺悟」這些技術性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實施的條件，那就是沒有封建傳統壓迫和沒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上)

張東蓀

本書寫後，覺得還有補充的必要。在序上曾說，本書是在授課時期寫的，往往上課把思路打斷。有許多意思本來想說，却因爲思路遮斷，以至忘了。後來亦沒有追補進入。現在遂覺得應該補充的地方實在不少。乃決定做「此補義」。

§一，在書中曾提出一個意思：即人類有提高其物質生活的要求。詳言之，即對於物質生活有不斷地進其幸福的要求。舉一極淺的例，如走路總得慢而費力，遂發明坐車。車又嫌慢，乃發明飛機。又如吃東西，拾天生的果實不及人種的黍稻來得滋養。凡此種種都是證明人類對於其資生之具的物品總不免要想愈增進愈充足愈美備則愈好。並不是一個人如此，乃確是人人如此。不過自有人類以來，却從未辦到這樣普遍高揚的境界。在君主制的國家，只有君主一人的物質生活最優裕，而其人民中却有衣不暖，食不飽的。大家都是人，人性總是一樣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希望辦到所得最豐裕的物質生活，這是一個必然而不可抗的階性趨勢。這個趨勢把人類向前的推動了。人類的歷史所以有劃期的變化力是全靠着這個推動力。因爲這樣的普遍向着物質生活充裕與提高而進的要求正是每個人的天性。人人都如此，所以其來也不可抗拒，正好像洪水一樣，一直沖下去。

這種理論當然可以說成「經濟的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之一種。這一種經濟決定論只是主張普通提高物質生活的要求有推動文化前進的決定性。乃只是就歷史的整個前進歷程而言。却與任何個人沒有密切關係。決不包含有人們的思想行爲，一舉一動，一念一想，都爲其環境上的經濟因素所決定的意思在內。現在有一些論者主張看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爲只須查看其所屬的階級。以爲階級決定人的一切。這種的階級決定論固然亦是經濟決定論之一種，但和我所主張的上述理論完全不同。事實上，我們翻閱社會主義運動

有外來強權欺凌的局面。晏先生悲天憫人的看法是發生在低估了中國農民自動自發的革命力量。這種力量並不是從文字知識裏得來的，而是從求生的本能中發生的。

如果晏先生從過去的實驗中認識了這一點，他可以繼續他私人的事業，用他的專長，從技術問題上多作實驗，有一天，他所貢獻的技術還是可以有益於農民生活的改善的。但是他沒有這種認識，終於牽入了政治性的漩渦裏去。歸根我不能不覺得他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缺乏真正的信念。他還是三十年前的晏先生，一個把中國問題看成是單純教育問題的晏先生。在這時局動盪，歷史轉捩的當口，他又接受了一個更大的考驗。如果他真是一個受過科學教育的人，這一次如果失敗，他應當有勇氣承受這考驗的教訓，不應再像在過去三十年一般的在實驗中失去自我教育的機會了。

史必見社會主義的大師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出身於勞動階級的。同時如美國，有些勞動者因爲分潤得一些好處乃反而偏向資本主義。所以這種階級決定論的經濟決定論已早爲事實所反證了。著者堅決主張只有我說的這樣的經濟決定論是可能成立的。倘若把範圍放得太寬，把話說得太呆，則不爲真理所許。

所謂在歷史前進上有推動力的決定性乃是指歷史上的變化而言。歷史是變化的，好像水流一樣。但却有階級性。每一個階段有其文化的特徵。由甲階段到乙階段的歷程在當時好像只是突變，而在其前却乃有漸變爲其預備。所以歷史的變化是漸變與突變同流，既不是只有突變亦不是只有漸變。

但突變只是限於社會的生產力被生產的社會關係所桎梏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原有的生產力不能再發展了，必須把封塞這個生產力的社會關係打破了，方會再發展下去。打破這樣的阻礙生產力的社會關係即是革命。革命是突變，而在革命以前却有漸變。漸變就是養成這樣突變局勢的種種條件。因爲這些條件不是一天能造成的。條件且有種種不同，有物質上的，有社會關係上的，有政治機構上的，有含有國際性的，有人事上的，亦還有屬於思想文化上的。同時還有正面與反面之分。反面的條件亦居同等重要地位。條件的成熟亦各有差池。然無論如何必須經過一個各條件自己造成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每一個條件本身在那裏變。此即所謂漸變是也，亦即所謂漸變乃突變之預備是也。無論漸變與突變，其主要的推動力則仍爲人類對於普遍的生活水準之提高之要求。我們應得進一步分析之。

§二、「阻塞生產力的再發展」與「桎梏了生產力」，這些言語雖已爲現時論壇上的流行話，然而我仍相信很少有人真了解其中的意義。原來生產的推動是靠兩個因素。一個是屬於智力的，同時又是物質的。另一個是屬於社會關係的，同時亦是在分配方面的。質言之，即一個是生產工具的新發明，即有

新工具出現；另一個却是資本，即資本在社會關係上的功用。關於第一點，新生產工具的發明與出現是以下列三個標準而定，即生產量的增進與增多，生產品的增精與所費人力的減少。達到這三個目的則愈發明新的生產機器愈好。不過這件事在本身雖只是人類智力的努力，然却須有社會關係的適當環境相配合方會出現。這便連接到第二因素，其實二者是絕對不可分的。即必須二者會合方成功。但事實上有時二者却有分開的情形。

我們先講第二因素，然後再論到其他。這就是人類勞作的獲得之堆積。普通名之曰資本。但不限定為資本制度的社會中的「資本」(Capital)。所以英文又有一個字是 fund。現在我們即取這樣廣義的意思。凡人類勞作的獲得如果能厚積起來，用作再生產的幫助，則都可名之為資本。一個人羣之富力或看這樣的資本有多少。社會學家把它名之為「社會的積餘」(social surplus)。文化學術是屬於精神方面的，而在物質方面則是資本，資本愈厚積則這一個民族愈富。所以資本主義可以被攻擊，而資本却只是寶貝，不會是壞東西。資本主義的弊病是由於資本屬於少數人，不歸全社會。並不能罪及資本其物的本身。這常識我願青年們不可不記在心上。老實說，一部人類經濟史正只是資本發展的變遷史。在上文已說過，人類為了要增加生產，乃作發明新工具的努力。這是人對物的關係，却同時必有人對人的關係，就因為人類的勞作總是與人合作，而不能是一個人來做。這樣的人與人的關係遂把人對物的關係加以限制。我在中健半月刊上曾對於這一點有下列的說明：

「為甚麼生產情形會演進到比再舊的地步呢？這並不由於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出現。即如有了新式生產機器，而仍有不能普遍採用的可能。試以土地的生產為一例而言。土地與想增加其出產量，必須改用機器來耕植與播種。但農民以其所獲除了交付地主與納稅外，已早無多，衣食尚虞不足，安有餘錢來購買機器呢？這便把農民勞作交獲上的剩餘價值都被地主們做為純粹的消費而浪費了。倘能能把這一部分交納於地主的保留厚積起來，用以換得機器，則土地上的出產必可增加其數量。所以上地改革上的廢除地主階級一事，其目的只在於使一部分勞動價值保留為再生產之用，不讓它浪費了去。並不是專為了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尤其不是為了報復或出氣。」

在這一話中表明社會演進中往往初期是助長生產的，後來却會變為阻礙生產的了。地主的發生亦是一個例。全部經濟發展都死於這個原則。由遊牧進於農業是因為農業的生產比遊牧高。原始共產之不能維持下去亦就是因為那經濟制度不能再使生產提高。而人類却有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這個要求乃得把遊牧變為農業。同時在政治亦把土地變為封建。所以封建的初起是對於生產有幫助的。迨到後來却變為阻礙生產的一種制度了。資本主義之功亦就在於其初起時能打破封建。就因為封建到了後來變為機械生產力的制度，人們乃自然而歡喜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初期確能把生產力做進一步的推展，

使人民大家生活水準較在封建時代為高。所以我說，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是歷史變化的推動力。在農業生活下的人決不願再回到游牧生活；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成立後的生活下，人們亦決不願再回到農村去。這些都是極淺而易見的事。

問題是在發展到何程度方會枯竭了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情形，則比較容易說，就是集中財富在幾個少數人手裏。其實封建的情形亦何不是如此。只要財富愈集中，則每個人的生產力都被剝削了。其結果只有侈奢與浪費，而對於再生產便起了阻礙。這種情形是客觀的，不能憑主觀來妄加評斷。這種客觀情勢既存在了，其內部自然包含着革命的要求。有了革命的要求，便在那兒醞釀着革命。正在醞釀革命，則一遇適當時機自然爆發出來。所以社會革命是和婦女生小孩子一樣，必須先懷孕，且必須在腹內長足，一旦瓜熟蒂落，即呱呱墮地了。不過歷史上的社會革命運動者總不免於性急，他們雖亦說必須客觀條件成熟，但他們依然是以主觀的判斷為準。其結果及只有用「碰試法」(trial and error)，因此歷史上社會革命反以失敗的居多。就是由於主其事者總自以為客觀條件已成熟了，可以試一試看。其實這種試一試看的辦法是十二分危險的。最能給反對者以口實亦就是在此。因為徒事更張而無補於實際。即徒然變更而對於生產增加的要求依然不能達到。其結果甚且會激起反動。所以才有改良派出來以反對這種生吞活剝的做法。其實苟能真適合於客觀形勢的需要，革命還是不可反對的。我敢說，真正了解歷史的人是不會反對革命的，所反對者只是某種作風的生吞活剝而已。

§三、所謂成功的革命與失敗的革命之區別就在於一確是沖開生產力再進一步發展的桎梏或阻礙，而另一個却只是社會關係變化一下，並不能真正把生產力解放出來。先講前者，須知生產的增加係指全民族生產總量而言。須知稍一不慎，反會把生產總量降低。這是一個最可怕的事。所以使生產總量增加却是一個艱鉅的工作。在革命時只能開其端，而其後必須有一個建設時期。在革命的當時是做不了的。不過良好的開端却十分要緊。倘使開端不慎，種下了惡果，則必定仍歸於走上失敗之途。詳論此點，請俟下文。

現在我們注重的是在在我們中國。我們不能不大加警惕。中國人舊時於革命謂之曰換朝代。我們如果要把換朝代與革命嚴加區別，則可說前者就是失敗的革命。一敗與成功以何為標準呢？亦就不外乎看它能不能解除生產力的桎梏，致使一班生活水準提高。所以換朝代與革命只是差之毫厘以千里。中國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世界各國中，算是最長久的了。但其中却有許多次的這樣換朝代式的革命。每一次換朝代幾乎有一個公式：就是俗話所說的官逼民反，既得政權前統治集團本身儼然到萬分，同時對於老百姓又極壓迫微不至。於是乃逼得造反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又因這個新興的集團，其作風比較良好。老百姓是沒有主動的，他們只知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新起的統治集團就根據這一點乃把舊有的統治集團打倒。舊的統治集團雖終被打倒，然而中間却經過



一個互相殘殺的期間。有時且這樣的期間經過相當長，有數十年之久。在這個互相殘殺的時候，老百姓在左右夾攻之下，死亡無算。人口過剩問題就在這裏得到一個自然的解決。所以新立的朝代得相安一時，却並非由於沖破了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社會關係，乃只是因為人口減少，在經濟結構無變化的狀態下亦不能不生太大的問題。(平心而論，即在社會改革以後，人口並不是就沒有問題了。所以同時在人口方面想一個限制過庶的方法並不是絕對無必要的。俄國情形與中國不同。俄國無人口過密的情形，自不須主張限制。不過單就人口一端來說，似乎太偏，而一口咬定人口不成問題，亦未免太過。)這是中國歷史上屢次排演的戲劇。須知排演這樣的醜劇只有在閉關時代不與外邊文化較高的民族相接觸。一旦閉關不能再閉下去，如果仍如此排演，則斷難存於世界。所以今後中國的任務乃是設法使這樣的醜劇絕迹，不再重演。這不是歷史更新頁，乃直是歷史翻身。亦就是著者所贊倡導的一次革命論，以打破這個週期革命的事實。即主張一度革命以後，永不再內戰。

#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漢城通訊)

觀察特約記者

朝鮮半島像一隻巨大的靴子，踏在日本海和黃海的中間。李氏統一半島，建國三百年。一八八六年新舊黨發生紛爭，依靠日人新黨戰敗。到一八九四年又有東學黨之亂，引出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承認朝鮮獨立，這時才有了大韓國的國號。又過九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宣佈韓國為其保護國。到一九一〇年又宣佈日韓合併，朝鮮算是正式亡國了。李王根那時拘到日本去，結束了三百多年的李氏王朝，他現在已經五十四歲的人了。

朝鮮亡國後，朝鮮人民被日本奴隸着開始了殖民地的悲慘生活。復國運動在愛國志士領導下作着強烈的鬥爭，尤其是在第一次歐戰期，受着「民族自決」的思潮鼓舞，朝鮮人民以滿懷的熱血與興奮，奔走呼號，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大規模的復國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三月一日，漢城及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流血慘劇。朝鮮人民及愛國志士被日本慘殺的有七千多人，受傷的有四萬五千人，被下獄的有五萬人。在日高壓政策之下，很多愛國志士逃亡海外，繼續獨立鬥爭，並且在中國設立臨時政府。另外有一部人去美國，還有一部人去蘇聯。現在日本打倒了，在閉關會議中本已有使朝鮮獨立的諾言。後經波茨坦會議及戰後莫斯科會議，始則有三十八度南北分治之決定，後又有所謂五年託治之議，這一切都違背了朝鮮人民的意志。現在託治之期將滿，而朝鮮獨立統一之希望還相當的渺茫。

流亡中、美、蘇三國的革命者，勝利解放以後，多已返抵祖國，這是目前朝鮮政治舞台上三系努力。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以前，中日俄三國會過逐過朝鮮，現在美國代替了過去日本的位置。李承晚一系的人物和美國在韓數會領導下的一些基督徒，無疑地傾向美國。還有過去依附

為甚麼中國會屢屢排演這樣換朝代的戲劇呢？這却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與政治的人們之一重要課題。問題的中心的在何？以革命者一旦取得政權以後，長則至多不過百年(中國歷史沒有百年以上的時間沒有內戰)，短則僅有數年，終會自己變為革命的對象，讓別人起來把他革掉？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亦很容易：就是因為沒有把生產力再發展的潛能放開來。至於何以不能如此，却又由於中國社會有一個特性，這或許是中國根本上的一種悲哀了。這些從事於革命的內部裏已經醞釀了革命在那兒，却仍須有人以從事於革命。這些從事於革命的人須要有一種性格，姑且名之曰革命家的性格，或反抗性。中國老百姓却是十分有忍耐性，實在不會反抗。有反抗性的人只限於一些籍此求出路的人。這些求出路的人是有遊離性。他們本來向舊有的統治集團中鑽營進去。倘使鑽進去，便改為向新興的方面進攻。而革命者如想招兵買馬，只有在這些人身上打主意。因為普通的老百姓是不革命的。這裏很顯出中國社會的特質，我們還得進一步分析之。

於日本的財閥地主現在也轉投在這一系勢力的軍閥之下。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北的南韓。在蘇聯參加國際共產黨活動的和在中國參加左翼抗日集會的韓國人士，最多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北的北韓，在前韓作着地下活動。只有流亡中國的韓國臨時政府一系的人物回國以後，空了，在韓國似乎沒有他們的基地，內而也一再起着變化。被人目為保守份子的獨立黨，既不能容納於北韓政權，也不能在南韓得勢。金九、金奎植、趙素昂他們回國以後，一直在苦悶着——南顧不敢北顧不顧。說句成氣而教中國人不要聽聽的話吧，誰教他們曾經歷過過不爭氣的中國呢？中國勝利接收沿海及東北華北各城市，在敵偽產業處理中，更使有私運回國的韓僑，抱着一大肚子的冤枉，有的竟至於封閉回國的韓僑，即便金九他根據多年中韓的歷史關係，願意傾向中國，他也沒有方法洗淨那些從中國回去的韓僑的不愉快的心情。而且中國連年內戰，也給兄弟之邦的韓國一個很壞的印象。早就有人想將來韓國是否也要追從中國來發動內戰？

金、李兩姓都是朝鮮的大族。北韓是金日成、金斗鳳(中國人有時把「斗」誤寫「科」)的勢力，而金九、金奎植所主張的統一路線，在現階段的政治主張上也與北韓接近。南韓排出的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却都姓李，所以今天南北分裂的外形上看似乎是北金南李。在李半部大韓民國的招牌下，似乎復活了李氏王朝。在漢城有位反對單獨政府的姓李的朋友說，「李氏王朝復活了，我以後不再姓這個可厭的「李」字了，請直接叫我的名字。」他那姓金的朋友對他說，「您姓不姓李我不管，我還是我姓金。」

朝鮮在美、蘇、中三國的影響下，政治的主流却只有兩個：(一)是統一政府的政府；(二)是單獨政府的政府。後者以李承晚金性洙為代表。前者以金九金奎植金日成平壤會議的一批人物為代表。此外並沒有第三條路或者所謂中間的路。談到這裏我不能不追述一下受朝鮮青年及中年人所愛戴的呂運亨和他領導的朝鮮民主黨。三一革命以後，獨立黨及其他復國運動的志士多流亡海外，繼續他們流亡的革命生活與奮鬥。國內在日本走狗的高壓政策下多與海外失去聯繫，四十年的皇民化運動下的朝鮮青年被奴化着，哀苦無告，流亡的革命者給與他們的精神的援助與影響是萬分微弱的，因為他們大部分已經沒有了地下組織。只有朝鮮民主黨還在萬分困難中有一些地下活動，所以在全部朝鮮除了國際共產主義者外，只有朝鮮民主黨在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在平壤公開創立以前，繼承着不斷如縷的三一革命精神與日帝苦鬥。這個黨的本身內部又有三派，右派是曹晚植，左派是呂運亨，站在中間的是安在鴻。一九四六年四月有派曹晚植從平壤到漢城，廿五日再組朝鮮民主黨。李承晚提名為國務總理而遭受到否決的李允榮，就是曹晚植的副黨首。左派的呂運亨在盟國勝利後，曾宣佈組織朝鮮人民共和國。那個曇花一現的共和國後來被佔領軍解散了，而呂運亨也被右翼反動份子刺殺殉國，那該是獨立統一運動中無可補償的損失。

這裏還有一點需要加以說明的，那就是朝鮮民主黨並不是韓國民主黨，這一點在海外非常容易混淆。朝鮮民主黨應當簡稱為朝民主黨，韓國民主黨簡稱為韓民主黨，還比較清楚一點。不過這個簡稱在國內還不算普通，因為保守派每每喜歡把朝鮮稱做韓國，而非保守派的人却真分討厭韓

剛這個名詞，他們認為韓國一詞來自中日戰後，承認韓國獨立而事實上走入被日本兼併的路途。他們憤憤的說，「朝鮮就是朝鮮，用不到叫做韓國。」於是主張用朝鮮者一切冠以朝鮮，主張用韓國者一切冠以韓國。從這一詞之差上我們也可以意味到兩個民主黨創出的實質上的不同。不過現在南韓的朝民主黨已經失去了他獨立的立場，曹晚植、李允榮一直與朝民主黨勾搭着，甚至於辦公地方都一同在漢城的世宗路一三九號。朝民主黨已經成為朝民主黨的附屬黨了，李允榮雖遭否決為國務總理，現在却因為與朝民主黨的關係而成爲無任所的閣員了。

七十三歲的李承晚與朝民主黨的關係也是值得一談的。朝民主黨是南韓政府中的第一大黨，他的組成份子足財閥地主及與日帝合作的走狗份子，先天具有濃厚的落伍性，與「民主」之名不甚調和，實在是新瓶裝舊酒。李承晚並不是朝民主黨黨員，他在盟國勝利後自美返國，成了韓國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關於他的歷史經歷似乎用不多道多介紹了。他在國內並沒有社會基礎，到漢城後根據美國扶植保守勢力的決策，所以不得不與南朝第一大黨密切勾結。因爲在南朝二百名議員中，朝民主黨佔有六十席，另外還有很多的在政治階級上與朝民主黨完全相同的議員，因爲朝民主黨名譽太臭，所以不取直接登報自己是朝民主黨，而掛着其他黨派或無黨派的招牌與朝民主黨合作。這該議會中的多數黨，要想當內閣總理的人，是必須向他們低頭的。

李承晚初回國時爲拉攏各黨派，曾與在野黨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他們合作。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朝民主黨代表李、金分任正副主席，十四日又組織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黨院，李爲議長，金爲副議長，並宣佈臨時政綱二十七條。另一個更重要的組織是同年二月八日創立的大韓獨立促進會，也是由李、金分任總裁副總裁。後來這兩位獨立運動者的老人，因爲主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了。主張單獨成立政府者與朝民主黨合作，已經升入總統的寶座。主張成立統一政府者參加平壤會議以後，又返回了漢城，仍然在致力他的統一工作。

朝民主黨與李承晚雖然互相利用，但是李爲避免無黨派人士的反對，却並不敢提名叫金性洙組閣。首提李允榮被否決，以後又提了李範奭。一混合內閣」的形式，恐怕早已是李承晚自己擬定了的腹稿。不如此不能拉攏各黨各派，也難以在內閣中塞進他自己的人去。

李範奭出任南朝首屆內閣，也算是出於冷門。論地位與資歷，他還差的很多，不過有一個地位較差的內閣，李承晚指揮倒也靈活。同時因閣閣的資望較低，閣員的資望也就等而下之了。例如軍政廳的警務部長沒有撈到外交部長，而他的部下首都警察廳長倒做了外交部長。多少有地

位的人，都沒有納入這個首屆內閣之中。李內閣的特點除了一般的資望較低以外，就是閣員中多半都沒有直接參加過獨立運動，而且沒有一個部長是平民出身的。無任所的閣員金性洙倒是李內閣的一個大台柱。現在讓我們把李內閣做一個分析和介紹。

閣員中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有無黨派的外交部長張澤相，婦女國民黨的商務部長任永信，內政部長尹致暎，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是個軍人，二十歲的時候隨他的姊丈申錫雨去中國，畢業雲南講武堂、在中國居留近二十年，也兩次去過蘇聯。「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滿洲隨金佐鎮組織韓僑抗日義勇軍，金與李都是右派思想的人物，後來金佐鎮被左翼的金日成一派人刺殺了，因此他們有血仇。據說美國知道這段歷史，他出任內閣後，不會與北朝合作。李範奭在光復軍做過參謀長和第三支隊司令，地位與金若山金學奎相等，同在現任無任所閣員的李青天之下，所以他的地位是不高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他就與美軍方面有接觸，參與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日本警備部門有關朝鮮的計劃工作。因此他回國後，組織以光復軍爲基幹的半軍事性質的青年團，獨能獲得美方的援助。從這些關係上看，可以知道首屆內閣將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準備南北戰爭的內閣。怪不得李氏組閣後，對人表示內戰無法避免。即使座中無妓，誰又能担保他不是心中有效？何況國內有南北分裂的現實，國際有美蘇對立的鐵證呢？我們的內閣於是只有披軍服作戰了。

外交部長金澤相是留過學的，他在出任外長之前是首都警察廳長，指揮着日本時代的警察和特務，對於鎮壓羣衆運動盡了很大的努力，多少人從他手裏入獄，多少人被捉去受打。而在這三年中他也引過兩次，有一次在汽車中他的衛士被槍打死，他即幸免於難。他的哥哥張吉相是日本時代青島北道有名的富戶。

商務部長任永信也是留美的。她是婦女國民黨的首領，也是中央女子大學的校長，爲反託治到聯合國去請過願。她向梨花大學校長金活蘭，是朝民主黨中兩位有名的女性。金活蘭在日本統治朝鮮時代，是竭力主張民族化的入物，因此那五十歲的老處女在當時的名字是四個字，叫做「天野活蘭」。任永信做了部長，金活蘭穿着「一個非正式

的駐美公使的名義也遊蕩在美國。內政部長尹致暎是與李承晚關係非常密切的人物，他是朝民主黨的秘書長，也是李承晚一九四六年組織的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議院的秘書長局長。

社會部長錢鎮洙是「獨促」的勞動部長。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組成的朝鮮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簡稱「全評」），是在勞働界比較最有勢力而公正的團體。領導人是許成澤、朴世榮、和名律師李仁。與「全評」對抗的「右翼勞働」在金鎮漢、劉起兌、蔡奎恆、金鐘律那些人領導下，專做着爲資本家壓迫勞工的勾當。他們的份子駐屯在各工廠中並不做工，用流氓的手段來強迫工人入盟，並打擊與全評接近的份子。這樣的一位社會部長，其將來作用不可知。

教育部長安浩相沒有黨籍，他是首都大學的一位純觀念論的哲學教授，在日本發動所謂大東亞聖戰中，他宣傳過教全韓學生出兵。

財政部長金度演是朝民主黨的重要份子。金性洙的智囊張德秀（朝民主黨政治部長）被刺斃命以後，金度演與該黨的勞農部長金俊淵成了金性洙的左右手，他的重要性在白南黨以上。

運輸部長閔熙植原來就是軍政廳的運輸部長。司法部長李仁是個跛腿的名律師。也是一全評一副執行委員長。做過軍政廳的檢察長，他與勞働黨的許憲是好朋友，人還開明，有時能講幾句公道話。

農業者部長曹奉若是個比較奇特的人物，他是參加過政黨組織的，他與朴憲永同屬於許憲的南朝勞動黨，而且原來就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被日本人拘押過。託治問題發生，朴憲永他們表示贊成託治，曹編表示反對，因此被開除黨籍，雖然如此，他還向人表示並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惟反對託治。直到出任部長以前他是有過長時期的沉默的，這次爲什麼能出任農業者部長倒是一個謎。

此外關於無任所的閣員三人，金性洙李允榮分別代表着朝民主黨與朝民主黨，李青天原是臨時政府之一員，與金九金奎植比接近的，李任無任所閣員可以緩和獨立黨的反對。而且他與李範奭有舊的部屬關係，回國後兩李分別組織大同青年團及民族青年團，李老將軍不但在光復軍中有其最高地位，大同青年團的團員比民族青年團人數還多。三個無任所閣員的地位與資望比較各部部長還高一些。

總之，這個首屆混合內閣是難乎衆望的，以這個內閣作基礎絕難達成獨立統一，南朝李氏王朝是在走着分裂之路，因爲只有分裂才可以維持特權，只有分裂二、三流的人物才可以出任部長，也只有二三流人物出任閣員，李承晚才可以指揮裕如。李範奭表面上未忘情中國，骨子裏是美國馬首是瞻，而中國首先承認了這個政府，這是韓國人民所不能瞭解的。中國多少年來培植的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寂寞的住在京橋莊，金奎植住在三清洞，他們還在堅持統一政府的路線，但是沒有方法扭轉這已經逆轉的局勢。

# 德國問題的癥結

Real Issue in Germany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July 17, 1948

英美的政客們依舊在用「毋忘慕尼黑」來號召，如果除了戰爭祇有屈服時，要我們勇敢迎戰。但是一般人民却不那樣容易地回到一九三八年情緒。戰爭結束還祇有三

年，我們還沒有準備接受另一次更可怕，也更不像會「挽救民主」的戰爭。人民不願接受這種火藥味的論調，一部

分的理由是在他們拒絕把蘇聯和納粹德國引為一談，把新問題看作老問題，他們看不出對德國資產控制權的爭執和

當時是否應支持捷克斯拉夫由命的情緒還有它較深的原因。當前盛行的那種聽天由命的情緒還有它較深的原因。

至少，在英國我們都知道如果今年夏天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將是兩個非歐國家在殘破的歐洲土地上的磨殺，這戰爭的

林(那時他很可能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在他們相信蘇聯可以比我們做得更徹底。就是在波茨坦會議的時候，這

種見解還是很盛行。艾德禮不受史墨茲將軍的警告，姑息

捷克和波蘭驅逐德國人的行動。並不是因為一九四五年的

蘇聯有異於一九四八年的蘇聯，而是因為英美當時覺得德

國問題的解決祇有用蘇聯的觀點去反抗德國復興的危險。

在戰時和戰爭剛結束時，我們不住的警告過分的長德心理，而且預言將會逆轉而成親德的情緒。當英國人看

到了降根案方案將創造一個真空的德國，而這個真空祇有被共產主義所填補時，他們會轉而同樣的過去去親德的。

那是被逼出此的。把雙方爭執坦白說明了，很清楚的，柏林問題並不能

孤獨予以解決。西方國家固然缺乏遠見，沒有得到交通線的

的確切保障，在法理上說，他們是有權住在柏林的，但是

蘇聯也可以合理的責問，新馬克的發行和在佛朗脫組織

西歐政府是否係片面破壞四強協定，這協定却是佔領柏林

的根據。如果西方國家決定要把三個佔領區合成西德國家，

東部佔領區包括柏林是否同樣合理地可以一樣處置呢？

西方國家必須決定：如果他們要在柏林居留，他們一定得

準備討論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組織一個中央政府。如果他們決定在佛朗脫建立政權，他們得接受柏林糾紛

馬歇爾和貝文曾設法想避免這個尷尬的局面。一年前

在柏林還沒有成為和我們在歐洲的聲望有關的問題前，

我們可以決定從柏林撤退，作我們對蘇聯不合作的抗議；

我們也可以自動的在佛朗脫建立一個德國的京都。這種做

法是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相反的，我們一方面留在柏林，一方面又建立西德政府

。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護並且接

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一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

東縛

而且供給在敵境後面一百二十英哩的城市所需的糧食

。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護並且接

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一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

東縛

而且供給在敵境後面一百二十英哩的城市所需的糧食

。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護並且接

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一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

# 悼朱佩弦先生

吳晗

佩弦先生的死，對於中國人民、中國民主前途，中國文化學術界，都是無比的損失。

我和佩弦先生的關係，可以說是師友之間。二十年前我進清華讀書時，他已在清華當教授，雖然系別不同，沒有聽過他的課，因為他是清華學報的編輯人，我常寫論文在學報發表，因之也就認識了，一直到現在為止，他是在文字上口頭上叫我原名春哈的少數前輩中間的一個。

學校南遷以後，幾千人擠在一個小城市裏，見面的機會反而比在北平時多了，生活上比較接近，彼此間的瞭解也比以前更多。

復校以後，為了編輯聞一多先生遺著，經常有問題要商量解決，不但常見面，也時常通信。不料一多全集正要出版，他已經不及見，繼亡友而去了！兩年內統計有他的二十多封信，都是關於一多全集的，幾年來的習慣，不保存友朋信札，這些書簡也沒有例外，更以為承教之日方長，又誰能料到，誰能忍心料到會有這一天？到今天追悼也無法補救了！

整飾、性謹、週到、溫和、寬容、高度正義感，加上隨時隨地追求進步，這些德性的綜合，構成了佩弦先生的性格。

和一多相反，在性格上，他屬於溫文高雅一類的典型，從來不會放言高論，並蓋屋瓦，也不會憤慨激昂，使人興奮共鳴。無論是私人談話或是公開演講，總是娓娓而談，引人入勝。文如其人，文字上的表現是細誠、穩到、心平氣和。拿酒來作喻，一多是有烈性的，佩弦先生是遠年陳酒，可口而力甚大。

性格上的整飾，也表現在服裝上，無論在任何場合，任何季節，衣服雖破爛，總是穿得很整齊，決無無情容。因為多病，服裝的季節性要比一般人提早，去年十一月有一次去看他，穿著大棉袍，腳下一雙大毛氈。今年七月十五日晚上，聞一多紀念會，他出席講話，這晚上極熱，我們都脫去上衣，只有他，一直到場，沒有脫衣服，也似乎不很出汗。

處世作事，小心謹慎，從來不曾得罪過人，當然，更不會阿諛。教了幾十年書，總是那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作一件事，事先考慮周詳，不輕於允諾，也決不翻悔，改變主意。誠實、坦白、是非非，表裏如一。幾年來，在昆明，在北平，朋友們經常對國事發表意見

，徵求他簽署時，大部份是毫不猶疑的，著例如北平十三教授的宣言，就是他領銜發出的。最近拒絕接受美援的宣言，也有他的名字。提到這件事，應該鄭重指出，在另一篇悼文中，我曾經這樣寫，臨終前兩天：

有人說，他告訴太太：「有一件事千萬別忘記，我是簽字在拒絕接受美國救濟物資宣言的人。」以後便沒有說過話了，這句話是他惟一的遺囑。今天晚上，有當時目擊耳聞的人證實了這件事。

不過，在有的場合，他曾告訴你：「請原諒我，也許是年歲太大的關係，太刺激的文字於我不適宜。你們要鬥爭是可敬的，不過，我得慢慢的來。」用充分的同情送出大門。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他出席一個公共集會，討論知識份子今天的任務，他除了指出知識份子有兩種，一種是朝上爬的，幫凶幫閑的，一種是向下的，為人民服務的。并且坦白地承認：「要許多知識份子每人都去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羣衆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現性上不願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事實上，幾年來他確實是在向青年學習，他出席每一次學生所主持的文藝座談會，討論青年有板板，越家莊的變遷，王貫和李香香，提出極精到的意見。他發表一標準與尺度一文，指出今天文學的道路。在同樣的場合，領導期許，親自參加集體朗誦。并且，還和青年師生新午同樂會，化裝扭秧歌。朗誦詩和扭秧歌在青年人也許是家常便飯，但是，一個五十歲的老教授，一個學系的主持人，意義就不不同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和青年人肩並肩，走得並不慢。

七月十五日，他出席四個會，其中一個似乎是交代系務，因為他下學年休假了。第一個會是聞一多遺著整理委員會的最後一次集會，他報告了遺著整理和出版的經過，以及有關事項的處理決定後，宣告這個會的解散。（這些情形我是親身參加，知道得明白的。過幾天清華校刊登出這會的紀錄，上午代國文系主任浦江清先生寄一份校刊給我，到下午又收到同樣一份，封面上寫著朱奇。）第二個會是晚上的一多紀念會。過幾天他就病了，二十三日那個會，勉強扶杖出席，沒有吃飯就走了。

爲了一多的著作，這兩年內化去了他大部份的時間，

沒有他，這部書是編不成，出不了版的。

大約在一個半月前，校內一個送別休假同人的宴會，飯前飯後我們談得很多，談到畢業同學的苦悶，有許多學生在抱怨學了許多×××之類的科目，對今天的局面瞭解一無裨益。甚至有些課是專門應付教育部功令的，從不上課，教授官僚化，學系變成衙門。他感慨地說，這問題太大，牽涉太多，不能談。不過，也不是絕對沒辦法，比如國文系，他主張着重現代和近代，從後向前推，這樣，學生縱然不知古，至少也可以通今，不枉作一個現代人。

國文系的同人對佩弦先生的看法，同人認爲是最好的同事，最理想的系主任，系中大小事務，從聘請教授到指導學生研究，都召開系務會議決定，議案通過以後，執行的情況，或者稍有變通的地方，他照例一個個分別用書面或口頭通知。平時有一定的時間在系辦公室處理系務，選購圖書。學生感激他上課時候的認真，更喜歡他在課堂以外的講授和指導，他和同學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一起玩，是可敬的師長，是親愛的父兄，是民主的學者。

胃病多年了，尤其是對日戰爭這幾年，家眷住在成都，單身在宿舍吃包飯，陳疴痢疾，加上砂子沙粒，營養談不到，健康一天天被侵蝕。回到北平以後，還是過的苦日子，成天要爲柴米油鹽發愁，課務系務以外，用全時間來寫作，過度的工作更損壞了體力，單是這半年，就犯了三次嚴重的胃病，進醫院以前身體重只有三十五公斤。胃腸，十二指腸也壞了，割治後轉成腎臟炎，又變成肺炎，終於不治。

一年前，有一天他告訴我，第二個孩子在南京作事的，寄了五十萬元來，心裏很難過。在學生處必需立刻進醫院割治以後，爲了借錢，到處張羅，就誤了一個半鐘頭。其實，要是在十年前，他一定不會拖到這樣嚴重的情況，早就進醫院割治了。

我敢相信，假使他生在一個和平的中國，民主的中國或者早生、晚生二十年，他不會死，至少還可以再爲人民工作二十年。

然而，他恰恰生在這個時代，史無前例的激烈內戰時代，既不要文化也不要學者的時代，他營養不良，他過度工作，他久病，他死了！

最後，應該說明的，雖然在黨化教育的大帽子下，連學校的行政人員都有不能免於黨化的自由，佩弦先生似乎沒有成爲黨員。另一面，雖然提倡朗誦詩，贊揚趙樹理，甚至化裝扭秧歌，這些行動在今天都是可以構成送到特種刑庭的罪狀的，佩弦先生的朋友也可以用直覺來保證他決非另一黨的黨員。他是獨立的、自由的、進步的作家、學者、教授、人民的友人。

八月十六日晚於清華園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運動

觀察特約記者

## 晏陽初的過去與現在

### (觀察南京通信)

美援也把農村建設運動復活了。行政院在八月十一日公布派蔣夢麟、晏陽初及沈宗瀚為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等侯美方委員到了便可開會。據說該會內定的執行長，就是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所稱為「中國啓蒙運動之父」晏陽初，從民國初年，第一次歐戰後就是接受美援的執行人，那時所得不過只是一二十萬美金，如今增到二千萬美元，他出執行長當無疑義。

中國在第一次歐戰後的農村建設運動，好像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贖罪運動，那時候被一五四一啓蒙了的人，都紛紛獻身於這種「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這一個有生命的運動，在最近十年中經過了兩次考驗，不幸却落了伍，一次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民族戰爭，一次是勝利以後以上地問題為中心的國內戰爭。在這些運動中，有名的農建運動者似乎都與現

實脫節，假如勉強地扯在一起，那麼，過去鄉村派領袖梁漱溟的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與今入平民教育農祖晏陽初的主持美援農建運動，又可以說是對於這兩位最有地位的領導者的考驗。這也是二十多年碩果僅存的二位代表者。

政治協商幻滅了，梁漱溟的理想也幻滅了。因為他心目中認為中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只是「文化」或「教育」的問題，中國不需要任何有關制憲的模範改革，只要一反而求諸己的一倫理本位社會，就可代替了民族的獨立與對內部的行政及政治經濟的改革。但到了政協是馬欲衛在引線，他忽視了國共的長時期的仇殺以及歷史關係的數千年的對立積習，他也不會想到有什麼基本的必需改革。只以為協商可能在希望中完成，鄉村只要建設便可恢復得天衣無縫。終於，他幻滅了，但梁氏却是言生本色，他雖然去追求那更高更遠的一文化一與「教育」的問題，同

時却也毅然擺脫了任何政治上籠絡的圈套。高風亮節，不脫讀書人的風骨。

至於晏陽初便不同了，讚美他的人寫他如何像宗教家一般的嚴肅，政治家一般的雄辯滔滔，以及對留法勤工儉學者輩中，如何盡其友愛之能事，而在定縣十年，救活了不知多少失眠瞎子，只要經過四個月半的平民教育，認識了一千多個長用字以後，就具備了「平等的」一整個的「一人的基礎」，但這些工作從開辦就是得到美國慈惠團體如「氏基金」的成立及學

城村的開明士紳的支持，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四年教育，成為一個四季常青的盆景。抗戰開始，大批幹部撤到湖南，從事於七十五縣的農民抗戰團的編組，但是長沙大火動搖了張治中的政治地位，也燒光了小教育的本錢。晏陽初乃以四川巴中入資格入川求教，成為雖然位階下一部份人，但是他自己與抗戰無緣，却遠走美國，募得一此新捐款，成立了四川鄉村建設

育才院中美委員會，想等機會在巴縣縣馬場造成為一個新定縣。勝利之後，他回來了，他對「愚窮弱私」四大病源，所提出的「自習」「自給」「自強」「自治」仍是少人理睬，於是又應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聘請，再度赴美。當他看到美援快成熟時候，便高唱他自己的成就：「中國教育原為百分之八十五，經努力二十四年之後，已減少至百分之六十五」，並且他相信「十年之內，文盲可減為百分之十一」，同時又在宣傳「平民教育」：「世界的基本是平民，並非黃金或鋼鐵，與其說是要有一個較好的世界，勿寧說是要有一羣較好的平民」，而他便是這個收人，是二十年來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自此乃一步登天，除了接受「中國啓蒙運動之父」的桂冠外，並且一再與杜魯門晤談，且衣錦榮歸就任了美式裝備下的「農村復興運動」的能手。

晏陽初的第一本小冊子就是解釋平民教育的「真義」，他說：「平民教育的平民，就是指一般已過學齡時期而不識字的男女，或一般已識字而缺乏常識的男女」。又說：「所謂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先以識字教育使之有獲得知識的工具，繼之以公民教育，使之能有改良生活的技能，輔之以生計教育使之有熱誠本公的觀念」。

他更認為這種教育不是歐美的一成人補習教育，也不是「移民教育」，而是「義務教育」，是「義務教育」的朋友，却不是「社會教育」的別號，「千字課」只是開端，只要繼續不絕地受教育，既不是「貧民教育」也不是「階級教育」，而是「全民教育」，因此這「不但是中國的創舉，也是世界上的創舉」，這種空谷足音的虔誠為人民之聲，從城市走向鄉村使人感到晏氏平教會亦有亦如真正教會的宣揚，在不顧一切地宣揚「一主」的福音。

平教會那時候能夠眼光向人民，就不免有進步的嫌疑。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啓發了政治意識，開門見山的第一條「先集中除文盲，後集中作新民」，雖是對舊軍閥下的作「舊民」的不滿表示，但對於革命却終缺乏更多的合作。城市不易居，於是十五年秋季應定縣紳士米迪剛之請到翟城村去下鄉。十八年五月，晏陽初由美募款返國，在定縣考察兩月，決將平教會中心從北平移到定縣試驗區。這年十二月，與基督教訂立了全國基督教平教會研究會的合同。有了錢又有了人，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會、以及美會、倫會、聖公會、友會、長老會、清道會、浸禮會、從十一個不同省份派人來合作之下，基督教有了出路，十教育也有了新生命，一無異於字運動中又增加了數百生力軍。晏陽初與美國慈惠團體的關係因之也更進了一步。眾口同聲地叫着一「愚貧弱私」是中國的病根。

北伐勝利後的局面是多變的，從十五年十月到十九年六月在定縣平教會的工作也是多變的。在這不滿四年中，主持人與幹部人員有了五次的變動，工作者六六單位，為了農民教育花了二萬二千一百零九元一角（以目前幣計，應乘七百萬倍），而定縣城還經過兩次戰火，晏陽初與教會觀摩的結果，訂立了一個「十年實驗計劃」及完成了他的第一期的四大教育主張——文藝、生計、公民、衛生、包括了生活需要上的一切從頭至尾，聯鎖進行，作為兒童、青年及成人全部教育的內容。

至於十年計劃，從民國十九年八月開始，平教會主要幹部湯茂如說：「十年計劃是我們研究縣單位教育建設方案，編製工具及培養基十人才的計劃」。「十年計劃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偏重文藝教育，第二期三年偏重生計教育，第三期四年偏重公民教育，而衛生教育則貫澈十年」。不幸當晏陽初一行正在努力介紹美國種畜、醫藥、倫理及以大量美元在佈置這個屋頂花園時，日本帝國主義不肯等待，先有了「九一八」，再有了七七抗戰，這個「華北實驗區」自此而告毀滅，一部份地方幹部作了日人的順民，一部份則變為游擊的鐵騎。

## 平教會三十年來的方向

平教會理論家，瞿菊農在檢討十年來定縣平民教育的結論中說：

「我們的困難之點，一部分是條件不充分，一方面還是教育問題。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不夠，與社會既得權益階級的抵牾等等，是一方面，而社會習慣的阻礙，一般人對於教育看法不同的阻礙，這一類心理建設的問題，根本上還是教育問題」。

雖然理論家們不放棄教育問題的中心看法，但是執行人晏陽初已把二十年前的「平民教育」加上了「最新式美式裝備」了。

### 美式裝備下的農建理論

「美式裝備」下的「中國農村復興方案」是不是過去定縣的一套呢？晏陽初的法寶由教育性平民教育一變而為政治性的力的教育了，這位三倍平民發瘋者對中央記者說道：

「環顧世界一切，無不量力而強弱的左右。有力量的支配他人，沒有力量的只能受人支配，只有人民發揮出自己的力量來，才能作民主國家的主人翁，才能談得上富強。力量是什

麼？知識是力量，生產是力量，健康是力量，組織是力量」。

因此他在「和平時代」的文藝、生產、健康三大教育外，公民教育取消了，加了一個「組織時代」的「組織教育」。藉此發掘農民潛伏的偉大力量，因為最後一項有「自衛」與「自治」的作用，是一運用政權，實施憲政的基礎。生活是一個有機體，這四大教育相輔為命，但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生產落後的地方，先從生產教育開始，民智落後的先從文藝教育開始……人民有了教育，才能自動，自發，自行改革。他又指出

平教會曾有華北華中和華西三個實驗區，所選各地點各有其代表性，這些由各不同單位領導的農建實驗工作，「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今天的工作却與過去的毫不相同了，晏陽初承認民國十二年倡始的平教，十九年在河北定縣的實驗，抗戰以後在湖南衡山、四川新都設立的機構都是私人學術機關的研究實驗，而現在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設立，則是從政府立場的推廣，「至於

全國性的以龐大財力集中中美專家，並由政府以政治力量扶助推動，則係自今日為肇端」。他對此會的設立表示欣慰，對將來的成就也有信心。

美國對中國的新認識就是要爭取民眾，動員民眾，不僅扶植上層農運專家來領導人民，而且要以美式訓練的農運專家來領導人民，所以晏陽初回國之後便說：「美國人民今日最重視的是抗戰八年後的中國人民，這是中國目前唯一的希望」，一鄉村建設的重心扶植中國農民的力量」。美國援華聲中，有一個最動人的口號，就是六元美金可以訓練一個「眼睛瞎子」為一現代化的中國人，這可能就是根據「平民教育」的成就來計算的，如果有二十萬元，則可訓練三百多萬「現代中國人」，豈不當真增強了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由「中國目前的一線希望」可使其他方面也不至於落空。

「報章上嫵媚動人的文章」他說，「官冕堂皇的立法條文，並不能實施憲政。請問人民連名子都不會寫，肚皮都吃不飽，羸弱待斃，何以談自衛與自治」？

這便接近到現實問題了。可是他卻習慣地避開了主題，而以「信心」作結束道：「中國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的求增加農民福利，解除農民痛苦的農村建設方案。這次美援無非協助我們充分發展自力，我們憑着「自力」，方可達到「更生」，一切都要看自己的努力與社會各方面的合作」。

###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除了美國政府，美國教會及三十五年到中國來考察了一次的中美農業合作團的技術專家外，政府派來助他的是前教育部長兼北大校長蔣夢麟，與中央農林實驗所所長沈宗瀚，前者只是一位事務人才，而後者則是一位技術專家，在理論方面只能看晏陽初一個人來變戲法，只要中了美國人的意，無論變出什麼來，都是可以通得過的。

在對中央記者談話中，晏氏已經很大方地在讚美過去三十年來的同路人，呼籲他們來合他合作，他說：

「同一時期，由梁漱溟、梁仲華諸先生主持的有山東鄒平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江蘇無錫由高踐四先生主持的教育學院，陶行知先生所領導的南京曉莊學校和上海寶山工學院，以及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大學、南開大學等教育機構在農村所設的實驗工作，都有重大的貢獻」。

「數十年來的中國農村建設運動已經以科學化的方法，進行了實驗研究的工作，各省在戰前戰時亦有相當的推廣工作」。

「數十年來從事農運人士之深入民間，研究培養民力的方法與程度，一反一般學人的求研中西古籍，實在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這不啻是一篇弔古戰場的談話，如今死的死，走的走，消沉的消沉了，除了梁漱溟以外，已經沒有晏氏的對手了。那麼梁漱溟氏是否與晏氏合作呢？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但橋梁也不是沒有，那就是現任晏氏在華西主辦的鄉建育才院院長梁仲華。河南宛西的民團已經支離破碎了，梁氏也就暫離了「鄉建」基地而到「平教」營陣來暫居。他

是唯一的可以代替晏陽初作團結工作的中間人。平教會今日在華西實驗區的核心，——鄉村建設育才院包括教育、農學、水利及社會四系。有五百多畝良田，自設了一個水力灌溉系統，分給了不少佃戶代種，稱之為「表證農家」。當他們的實驗部主任孫則讓出任第三區行政專員後，則又擴大到壁山縣的若干鄉鎮成立自耕農合作社、及土布合作社、機械織合作社。同時又接受了若干鄉鎮派的理論，採合上合作社的方法，為農運生產合作社訂立「創造社田」的方針，內定是先由銀行存貯，再轉售於各合作社。而農民要入合作社必先認字，這樣「創造社田」運動，乃成為推行識字運動的一個工具。

「以創造社田為解決土地的途徑，這從主張教育萬能的平教會看來，不能不說是已然大大進了一步」。

「創造社田在客觀上是無實踐的可能性的，提倡這個辦法者的主觀上亦沒有必須求其實踐的立意，只是一向無識及否認土地問題存在的鄉村建設運動者，竟亦對土地分配提出改良的辦法，足證現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已是佔取了如何重要的地位」。

這一點地方性的僅有的進步，晏陽初肯不肯承認？他的已定方案有沒有修改的可能？如何開展這二千多萬美元的事業，人民當以雪亮的眼眸看看他。（八月十七日）

這是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前最後的一本著作，包括作者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白話文，逼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詩，美國的朗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作者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議論透徹，見解深刻，文章樸素，風格沖淡。朱先生困於貧病，上月去世，本期吳哈先生有專文悼念，愛好朱先生作品的，尤宜購讀，並留紀念。觀察社出版 每册金圓六角

###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先生遺著

這是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前最後的一本著作，包括作者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白話文，逼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詩，美國的朗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作者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議論透徹，見解深刻，文章樸素，風格沖淡。朱先生困於貧病，上月去世，本期吳哈先生有專文悼念，愛好朱先生作品的，尤宜購讀，並留紀念。觀察社出版 每册金圓六角



# 關於七五慘案最近的報導

## 觀察特約記者

編者按：「七五」慘案發生後，本刊迄無通信刊載。原因是本應七月十日出版的四卷二十期，因為上海雜誌界為航郵加價事件停刊一期，延至七月十七日始行出版。這一期（四卷二十期）雖然是七月十七日出版的，但實際上稿子都是七月五日以前排好的。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二十一期，本來有一篇「七五慘案」的通信，業已付排，但因印刷所工潮，為免避脫期起見，臨時減少了四頁篇幅，所以未能刊出。那篇通信是敘述「七五慘案」的，因為其他報紙刊物已有記載，所以以後才再補刊。現在我們請本刊的特約記者就此事最近的发展作一詳細的報導，刊佈於此。

衝鋒槍無處收藏，偌大的北平城，無法暗中掩埋兩個屍首。政府當局閉口無所對答。「七五」東北華北學生一萬零五百人聯合發動「反劉民要活命大請願」。

北平，這座傳作義的城市，街頭上聽見萬人的呼聲：「誰是兇手！」「傳作義」。「誰殺死東北學生？」「傳作義」。「嚴懲兇手傳作義」。

滿陽也成立了一「七五」血案後援會，堅決主張對華北清算殺人責任，為死去的孩子們雪冤。學生與民衆決定七月十二日舉行追悼控訴大會。光復後東北從無以政府為攻擊對象的公開集會，「七五」血案後援會，一東北同胞一起初很想制止，但因為華北同胞憤慨東北流亡券匯款入關，東北同胞早對作作不滿，這次控訴攻擊的目的正是華北，所以也就不加阻止。

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見傳作義的時候，傳作義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使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要求政府嚴懲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師長傳作義，所以東平承與之間接殺人責任。最後特別把出感作作我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重慶派承與的責任，會通知陳到會談話，派派傳作義代表去過一次。這一個多星期，調查工作，開始起草報告的時候，會內暗起紛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加入承與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長白世維。有人堅決主張陳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

平，調查「七五」事件真相。秦德純於八月二日飛到北平，他接見記者說：「八月一日那天政府有令給東北，宣佈臨時戒嚴，防止滋事」。他又說：「七五事件對我是一張白紙，事後只在報上片斷的看到新聞，真相一點不清楚，這次到北平，只負責調查責任，不負處理責任」。

（觀察記者通訊）  
東北流亡學生，不滿意「聚眾搗毀警備會」，以下又得：「某社在評議會當兵的一救濟一議案，「七五」上午八時大，中學生四五千人，把府前街的警備會搗毀，下午又去包圍許長東武長住宅請願。傳作義指責下的青年軍二〇八師兩次用機槍向徒手學生掃射，死八人，重傷十八人，另有行人傷亡中彈死亡，一不知名小孩也遭慘死。血案過後，政府當局一再「混帳」，曲解事實，移禍學生，硬指為是一共匪搗亂。七月六日各報刊載北平中央社消息：「自

傳東北學生四千餘人，聚眾搗毀警備會」，以下又得：「某社在評議會當兵的一救濟一議案，「七五」上午八時大，中學生四五千人，把府前街的警備會搗毀，下午又去包圍許長東武長住宅請願。傳作義指責下的青年軍二〇八師兩次用機槍向徒手學生掃射，死八人，重傷十八人，另有行人傷亡中彈死亡，一不知名小孩也遭慘死。血案過後，政府當局一再「混帳」，曲解事實，移禍學生，硬指為是一共匪搗亂。七月六日各報刊載北平中央社消息：「自

被請參加，會上意見衝突，劉哲老頭子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張，於是東北籍的青年立委劉哲老頭子指著劉痛罵「老混蛋」，劉哲拍桌跳脚，大會不歡而散。

潘陽也成立了一「七五」血案後援會，堅決主張對華北清算殺人責任，為死去的孩子們雪冤。學生與民衆決定七月十二日舉行追悼控訴大會。光復後東北從無以政府為攻擊對象的公開集會，「七五」血案後援會，一東北同胞一起初很想制止，但因為華北同胞憤慨東北流亡券匯款入關，東北同胞早對作作不滿，這次控訴攻擊的目的正是華北，所以也就不加阻止。

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見傳作義的時候，傳作義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使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要求政府嚴懲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師長傳作義，所以東平承與之間接殺人責任。最後特別把出感作作我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重慶派承與的責任，會通知陳到會談話，派派傳作義代表去過一次。這一個多星期，調查工作，開始起草報告的時候，會內暗起紛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加入承與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長白世維。有人堅決主張陳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

平，調查「七五」事件真相。秦德純於八月二日飛到北平，他接見記者說：「八月一日那天政府有令給東北，宣佈臨時戒嚴，防止滋事」。他又說：「七五事件對我是一張白紙，事後只在報上片斷的看到新聞，真相一點不清楚，這次到北平，只負責調查責任，不負處理責任」。

「七五」事件將引起東北的騷亂與內戰，衛立平與東北軍交各處，於七月十七日飛京，向政府報告東北的動向，請政府早日處理善後，免招將來惡果。本來傳作義死了幾個學生，政府是毫不介意的，現在已鬧大了，看樣子東北人要和政府脫離了，政府這才慌了。七月廿日當局決定派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與監察委員谷鳳翔胡文暉等飛

政府受死人不償命，一味的一混帳一抵賴。東北旅平人士不肯下休，成立了一「七五」血案後援會。七月中旬，東北、河北、北平籍的國代立監委五六十人，在懷仁堂開座談會，討論「七五」善後與肇事責任，李培基主席，剛到華北勞軍的監察院副院長劉哲（林吉人）也

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見傳作義的時候，傳作義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使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要求政府嚴懲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師長傳作義，所以東平承與之間接殺人責任。最後特別把出感作作我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重慶派承與的責任，會通知陳到會談話，派派傳作義代表去過一次。這一個多星期，調查工作，開始起草報告的時候，會內暗起紛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加入承與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長白世維。有人堅決主張陳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

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見傳作義的時候，傳作義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使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要求政府嚴懲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師長傳作義，所以東平承與之間接殺人責任。最後特別把出感作作我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重慶派承與的責任，會通知陳到會談話，派派傳作義代表去過一次。這一個多星期，調查工作，開始起草報告的時候，會內暗起紛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加入承與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長白世維。有人堅決主張陳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

會，期於八月一日以前完成調查工作。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見傳作義的時候，傳作義他們說：「二〇八師是警備部隊」。北平有警備司令部，使繼承任司令。東北「七五」血案後援會，要求政府嚴懲承與開槍的士兵，理由是二〇八師開槍殺人，該師師長傳作義，所以東平承與之間接殺人責任。最後特別把出感作作我處理「七五」事件的公允。「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也在重慶派承與的責任，會通知陳到會談話，派派傳作義代表去過一次。這一個多星期，調查工作，開始起草報告的時候，會內暗起紛紛。有人主張在報告內必須加入承與承與在現在指揮的警察局長白世維。有人堅決主張陳白兩人無責任，開槍的是二〇八師不

平，調查「七五」事件真相。秦德純於八月二日飛到北平，他接見記者說：「八月一日那天政府有令給東北，宣佈臨時戒嚴，防止滋事」。他又說：「七五事件對我是一張白紙，事後只在報上片斷的看到新聞，真相一點不清楚，這次到北平，只負責調查責任，不負處理責任」。

# 世界通史

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 亞瑟·施萊格爾 教授 海恩·威爾遜 教授 恩·威爾遜 教授 合著

劉啓戈·前白序

原書在美國為一極流行之教科書，本書係一九四七年出版，其內容之豐富，敘述之詳盡，起自古代人類，止於第二次大戰後之現代人類，其範圍之廣，起自地球，止於各洲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及文化之發展。本書之特點，在於其敘述之簡明，且附有豐富之插圖，使讀者易於理解。本書之出版，實為世界通史之傑作。

全書共分七卷，每卷約有五百頁，每卷均有精美之插圖。全書共計一千五百餘頁，內容詳盡，為研究世界通史之必備之書。

## 讀書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

- 卡爾·馬克思著 郭大力、王仲南合譯 1.00
- 恩格斯著 何對、董八等合譯 7.00
- 唯物論與辯證法 伊里奇著 潘忠田、陳曉時合譯 3.00
- 辯證唯物論與自然科學 米丁著 高烈編譯 4.00
- 西洋哲學史綱編 薛格洛夫主編 王子野譯 2.00
- 哲學大綱米汀、拉甲察維基等合著 艾思奇、鄭易里合譯 4.00
- 唯物辯證法 羅遜塔爾著 岳光譯 6.00
- 哲學選輯 艾思奇編 7.00
- 科學史觀教程 艾思奇、吳黎平合著 7.00
- 近代新歷史 蘇倫科著 吳克展譯 9.00
- 殖民地附屬國新歷史 史研究所主編 吳克友譯 11.00
- 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 武波著 13.00
- 精神分析學與辯證唯物論 楊鄧編 15.00
- 馬茲本著 董秋斯譯 16.00

按定價六折計算 按定價七折計算

### 索函迎歡·錄目書圖

(本館郵費，函購外埠，整調有時數售發)

上海四川路五〇六一號電話四四五六七

少一類」。東北籍立委李峯、國代尹冰、富保昌等也去見過秦，尹冰、尹問秦，究竟二〇八師是誰下令去鎮壓學生的。秦說：「我問過傅總司令，他說當天下午，陳繼承打電話給他請派軍隊，他說不需要吧！陳說需要，傅又說派軍隊可以，但須徒手，傅說帶槍不能開槍」。如果這是真話，那麼至少陳繼承的簡接殺人罪是成立了。李峯又向秦德純提出警告：「東北人的情緒很高，你只來調查，不負責處理。東北真成罷工罷市，半壁河山是要變色的。你剛回南京，北方又出了事，你還得趕回來調查」。

「七五」死難的東北學生家屬吳季斌李福維等，同時向北平地方法院刑庭提出自訴，控告陳繼承、許惠東、白世維等唆使殺人。法院依訴訟程序，自訴人必須是直接受害人，故予不予受理，請撤回原狀向地院檢察處控訴。受槍傷初愈的學生石啓明、楊伯鴻、陳玉琦等也聯名向刑庭自訴，控告陳繼承、許惠東、白世維唆使殺人，法院則以「被告受傷，受理後，准當庭驗傷，受理後，准當庭帶回南京，一七五」事件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原定八月五日發表，嗣因秦德純來平調查真相，那份報告書送到華北剿總，請傅作義決定是否發表，傅把它轉交秦德純帶回南京，一七五

「七五」那天在現場指揮的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維，自被學生向法院控告後，他有一個要倒霉的預感。所以他曾一度招待在現場的記者十幾人吃飯，他多喝了幾杯酒，說：「今天調查委員會調查我，明天法院又要傳訊我，還當他媽的甚麼副局长。我白世維無權指揮二〇八師，出事的那天，我去請示劉市長，拿不出辦法，又請示陳司令，也拿不出辦法。要槍斃我白世維以後，這政權能穩固，這社會秩序不

再混亂，我願馬上被執行。我白世維十四歲離家，自己創造事業，今天絕對不含糊。萬一有一天我到了法庭，請諸位老兄去作證，你們要主持正義，我只這一點要求。」白世維在一七五那一天態度對學生確很囂張，不過若說罪過全在他的身上，有點冤枉。又聽說「七五」出事，七月七日陳繼承繼白世維補去一道命令，說是二〇八師歸白世維指揮，這又是一個移禍他人的辦法，難怪白世維酒後滿腹牢騷。

秦德純、谷鳳翔、胡文輝都在平調查「七五」事件真相，他們應該全部瞭解了。下令調二〇八師出於自衛機關槍掃射，減輕殺人罪過。但在現場的中外記者、學生、憲兵、警察都不能證明學生有槍，更無法證明學生先開槍。他們又在想分化東北學生，列舉學生的劣跡，指使他們的職業學生，檢舉他們所認為反對政府的一職業學生。使社會對東北流亡學生失去同情心，沖淡「七五」血案發生意義。他們不撒手了。他們的念頭，想混過這筆血債。「七五」血案發生迄今一個多月，政府一方面要向人民立威信，一方面不敢打老虎，祇敢攪幾個蒼蠅。我們等待着誰是蒼蠅，誰來抵償這一七五的血債吧！(八月十七日)

# 一丘之貉

匈牙利·B·易澳士作

（一）

深秋的一天夜裏，在麥藉加松鄉鎮上的一座遠近聞名的設有十二張病床的醫院遭了火災。兩個住院的病人打窗口跳了出來。其中一位甚至還救出了一隻老灰貓。可是金麥法爾大夫二十年來所羅致的設備却焚毀得一乾兩淨。除了四堵燒焦的土牆之外，原來的建築已無一倖存。

當麥藉加松鄉的加特力教士已經確信他想引用上帝的言行來勸慰他的教徒們的努力一點都不中用的時候，他決定在別的方面尋求藉慰。

「安安心心的吧，我的孩子們，國家不致不關心我們的。」

國家呢，——匈牙利帝國政府倒實在是很關心麥藉加松哩。火災後的幾天，一位憲兵官長率領了四個弟兄來到鎮上。憲兵官長——微現老態，紅光滿面，髮有二色——駐留在教士家裏。在那兒吃了一餐豐富的油火，然後才開始工作。他們拷問着鄉民，搞了兩天兩夜。憲兵官長很長於使用威脅利誘的法寶，而弟兄們却乾脆用槍托來對付。可是儘管是利誘，儘管是威脅，甚至是槍托的重擊，結果全不中用。原來無論誰都不知道起火的原因何在。拷問的結果是六個鄉民的受傷——在審問的過程中，弟兄們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

一要是醫院沒有燒掉，此刻正好讓這些不能說出火災原因的人們——用了。一大槓在握的鄉長克利克說。

一醫院必需重建起來。一教士回答道。

由於加特力教士的建議，大家決定請求政府補助。教士所寫的理直氣壯的請願書，三百八十二個鄉民簽了名，於十月初寄出。第二年二月底得到回示。政府的批示是：着該鄉自行籌款重建被焚於火災之醫院。

四月尾，鎮上流行着發熱的傳染病。這時在麥藉加松不但沒有醫院，甚至連醫生也沒有一個。跟麥藉加松的居民睡過四十年病的金麥法爾老人來，在他受愛的小孩子——醫院一折後，也悶悶而死。當傳染病帶走了十個小孩子的時候，克利克鄉長拍了一封電報給政府，請求撥款重建醫院。直到六月才接到回示。政府寄給麥藉加松鄉民兩本通俗科學書。一本是關於兒科病症的，而另一本却是談的怎樣對受傷者作初步救助。

「第一等吧，痲皮狗們！」克利克鄉長叫罵着。「等

我來告訴你們怎樣作初步救助，你們就用這種初步救助去治療孩子們的病吧。」

（二）

克利克鄉長——中等身材，五十歲，肥胖肝脾，狡猾地眯着眼睛——在年青的時候是個有名的好事者，有時不惜動武，可是現在却變算鎮上最賢明的人物了。雖然他一共只有五畝土地，麥藉加松人還是選他續任第三屆鄉長，因為——照他們的說法——克利克的智慧值得十畝地，如果這十畝土地加上他實際上所有的五畝，那麼克利克就可以算作一個富人，所以他是十足夠格做鄉長的。他曾因械鬥在別列薩坐過四次牢，在孟加恰充過軍，現在每個星期他都要坐了自備馬車到別列薩去趕集，賣掉一些青菜，成對的可愛的小雞和一隻雞蛋。因此他對城市的了解完全是憑他個人的印象。城裏人他不大喜歡，但却敬畏他們，特別是敬畏那些在衙門裏任有一官半職的人。他知道這些人都是一些大壞蛋，誰要是和他們打交道，就得提防上當。

「衙門裏的人——就是這樣一些腳色。一他教訓着麥藉加松人。一如果你向他們要一瓢水，他們給你的却是一條小鞭。——當然是賈昂物醜哪。如果你要香煙，他們却給你冷水。」

鄉民們應該請求什麼呢，假使他們需要得到的是醫院的話！這個，克利克可不知道。可是他却明白：在那兒，從什麼人那裏可以得知這個。散集後，他去找別列薩的律師捷列士。

捷列士已經不是律師了。摸約十年的光景，他坐完了一年半的監牢，就是他入獄的那個原因，使他失掉了執行律師事務的權利。可是當他從這時起，來找他的顧客多了起來。很顯然的，即使是同業們不願與他為伍，然而人們還是把他算做一個能對症下藥的能手。真的，這位過去當過律師的捷列士只要付給五塊銀洋，他就對任何案件作出建議來。鄉民們趨之若鶩。

「老實說吧，你們為什麼一定要一間醫院呢？」捷列士聽了克利克的訴狀之後問道。「規規矩矩的人可以死在自己家裏呀。」

「信不信由你，一克利克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所缺心的却完全不是：沒有醫院我們也可以長生不老。律師先生，您瞧瞧吧，我們對您該是懷着多大的信仰啊，我告訴您，醫院喪失之後，麥藉加松也就完蛋了。在基薩一帶，各個鄉鎮裏，只有我們這一鄉有過這樣一個唯一的瘋大夫，他祖田產經於鴻毛，三十年來，他食不甘味地奔走化募，才為本鄉建造了一座醫院。您在任何別的鄉下決找不到一個有着自己的醫院的吧。因此，假使有個外鄉人——從京城或者從什麼外國來的——來到我們這個區域，人們總

要引他到麥藉加松鄉來觀光觀光，以便證明匈牙利的農村該是生活得多麼美好。『它竟有自己的醫院呀』。這是麥藉加松人的最大光榮，而光榮本身也就是一種東西呀。况且，除了光榮之外，外國人的來訪還可以掙到一些錢。洋先生們在鎮上吃呀喝呀，買點土布和柳籃做紀念品呀，而這些什物，我們可以買得比在別列薩市場上貴個五六倍。而且那些熙熙攘攘的城裏人一定也很喜歡麥藉加松的娘兒們的。相信我的話吧：在荒年的時候，只要我們的醫院便可以養活我們了。」

「哦，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醫院必需重建起來。好吧，那就重建它吧。」

捷列士在他那間以石膏塗白的木影的正義女神為唯一的裝飾品的房間裏來回地踱着，付思着，幾分鐘後，他說：

「鄉長先生，您知道有一種埃及結膜炎嗎？」

「不知道，先生，別列薩我倒是每週必去的，埃及可還不會到過。」

「這倒不須到埃及去跑一趟，一捷列士微笑了。一結膜炎，好像執達員辦理稅案一樣：不請自來，甚至到地獄裏去找鬼也分毫不誤！」

後來，捷列士詳細地向鄉長克利克解釋：埃及結膜炎——是一種非常易染而又十分危險的眼疾。患了這種病的人就再不能為國王服役了。降其如此，所以，政府就把結膜炎看作最大的敵人。政府訂了法律，依法應當貸款人民，以便根治這種眼疾。

「現在明白了麼？假使結膜炎在麥藉加松流傳起來，你們的醫院可以重建，城裏人也就會到你們鄉下來旅行了。現在您就去找眼科醫生捷列士，——他住在我對門——您可以從他那兒得知，怎樣感染結膜炎以及患者的情形如何。那不過，您當然不可告訴他，說是我要您上他那兒去的，那會立刻叫他滾滾蛋的。」

「您放心罷，先生！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不會把我們的友誼拿來自誇自耀的。」

當眼科醫生捷列士聽到「結膜炎」這個字兒時，他的臉上掠過一層萬分嚴重和感動的表情。不過，他明白了克利克並非想醫治這種埃及結膜炎，而相反地却是希望他證實自己鄉鎮上已有這種疾病之後，他立刻就請自己的患者離開診所，以致並未發覺克利克又到捷列士家裏去了。

過了一會兒，捷列士律師同克利克一兒兒去見捷列士醫生，把用意所在明說出來了，在鄉長再付出了五塊銀元之後，醫生這才開導他，說是對付政府那些坐辦公廳的無能的傢伙，並不需要什麼真的結膜炎，就可以搞到診治這種眼疾的款子。夏天——打穀期前後，總有幾個人的眼睛患炎症的。如果在這些發炎的眼睛時撒一點兒煙灰水

（三）

（三）

它們便掙不開了。一個從未見過結膜炎或者一個愛貪圖一點小包祿的醫生，他一定會把這種發紅的眼睛診斷成埃及結膜炎，簽寫必需的證明書，而有了證明書，那就不管願不願意，政府都不得不拿出錢來了。

八月初，克列克向京城拍出了一封急電：  
「麥藉加松埃及結膜炎流行乞火急救濟」。

(三)

京裏派來一個主治醫師宋巴痕，他身穿黑禮服，頭戴博士帽，架上一付金邊眼鏡。這位先生又高又瘦，枯瘦得彷彿從未吃過一頓飽飯，蒼白得宛如一輩子沒見過太陽。他一來到麥藉加松就在加特力教士府上吃了三個鐘頭的早餐。克列克鄉長與高采烈地親自為這頓早餐送來葡萄酒。但他也有很不滿的地方：這位主治醫生雖然喝了葡萄酒，又是李子酒，可是在這一頓長時間的早餐之後，却還是一直沒有移動他那雙細瘦的腳的打算。

「好吧，現在讓我們來瞧一瞧那些患結膜炎的病人吧！」

「他們已經來了，先生，都在我院子裏候診哩。」

三個戴黑眼鏡的赤脚農民，早就遵照鄉長的命令，立在院中一棵桑樹下恭候着宋巴痕大夫。

「不必着急吧，善良的人們，」宋巴痕說：「靠着現代醫學成就的幫助，埃及結膜炎早已不是不治之疾了。如果你們肯照我的指示治療，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包管諸位可以完全復原。取下眼鏡來！」

三個赤脚農民遵辦了。

最初，宋巴痕只是小心翼翼地，隔了好幾步遠地診察着病人的發炎的紅眼，一邊還表現出一付憂鬱的面色。可是後來逐漸地走近患者的面前，臉色也開始慢慢地爽快愉快地起來了。最後他走近一位患者——馬東里老頭兒仔細地擦開他左眼的下眼皮。

「你病了很久麼？」宋巴痕問。

「從一生下來起，先生。」馬東里回答。

「很疼麼？」京城派來的醫生問第二個患者。

「病得血都流出來了哇，大人，流了一大灘血啊。」

「真可憐！那麼你呢？」宋巴痕問第三個患者。「這種病使你胃口不好，是麼？」

「兩個星期來，我沒有吃一塊麵包，也沒有喝一滴水。」

「好了！你們且戴上眼鏡回家去吧。」

鄉長和布達佩斯來的醫生在桑樹下沉默地站了一會兒。克列克望望醫生的面孔，而醫生却正在觀察那些在樹下散着步，嚼着桑葉的羊羣。

「您瞧吧，先生，」鄉長說：「這是上帝在懲罰我們啊。如果國家不救助的話，恐怕有沒一個麥藉加松的青年可以服兵役了。」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請平靜一些吧，鄉長先生，沒有什麼可怕的，有我在這兒。為我準備住宅吧。我願意住在加特力教士那兒，伙食也開在他那邊吧。還要預備一輛四輪馬車。我留在貴鄉，一定可以治好那些病人。」

「爲了您的工作，上帝一定會讚賞您！主治醫師先生，您看最高政府什麼時候可以發給我們一筆足以與結膜炎鬥爭的經費呢？」

宋巴痕微笑了。

「我的旅費政府已經發給我了。」他說。「至於在此間停留時期的開支，應該由貴鄉負擔。藥品算我的，沒有什麼。至於別的開支，鄉長先生，那是不會一點兒都沒有的。」

(四)

在三個星期中，宋巴痕每天早上沐浴，浴罷，接着是釣魚，黃昏時駕車四處兜風。有幾次甚至坐了這種鄉下馬車跑到別列薩去過哩。他住在教士府上，吃喝優渥。和教士打紙牌玩到半夜三更。由於炎熱的陽光的照射他的面孔變得微呈黧黑了，雖然他有本領一口氣獨食半隻燒鷄，可是他卻總是胖不起來。

他每天爲三個病人瞧病。他給病人一些冷開水，讓他們去洗眼睛，叫他們在觸摸眼睛之前洗洗手。

克列克發現病人們十分正確地執行着大夫的吩咐，他很放心，怕這位京裏派下來的醫師要離開麥藉加松鄉。過了三個星期，當病人們的眼睛都像鷹一般地明亮起來的時候，宋巴痕就返回京城去了。

「再見，鄉長先生。」他告別了。「要是來夏貴鄉的結膜炎重又傳染起來的話，本人很樂意再度上貴鄉來幫一個時期的忙。」

克列克有幾個禮拜從早晚都在咒罵着：「這布達佩斯不要臉的流氓，他卑鄙地欺騙了麥藉加松人啊。夜裏，在夢中他都在咕咕嚕嚕地咒罵他。」

可是到了深秋的時候，他却向鄉自治機關建議：把原先一條叫做「牛街」的道路改爲「主治醫師宋巴痕路」了。

事情是這樣的：回到布達佩斯之後，宋巴痕安心想從麥藉加松的結膜炎上弄到一點油水。他一連串地寫了一些論文，述及「基沙這一結膜炎之巢」對於整個匈牙利之莫大的危害。當他寫這些文章時，只不過想搞到幾筆稿費罷了。那知還得到另外一些收復。政府「爲了他對於根絕結膜炎所作的貢獻」而獎以法蘭茨獎章。

而爲了叫麥藉加松能抵禦那業已發現的結膜炎的猛烈波濤起見，匈牙利政府撥發了一千二百銀元，以資重建被焚的醫院。

(三七、七、斯庸譯於丐廬)

茅盾 以羣 巴人 葛琴 主編  
周而復 孟超 蔣牧良 適夷

# 小說月刊

第三期 (九月一日出版)

郭沫若：神泉(回憶錄)  
茅盾：理想主義者的失敗(短篇)

紺弩：在新加坡上岸(短篇)

以羣：路(短篇)

郁茹：龍頭山下(中篇)

夏衍譯：農民老李(短篇)

周而復：白求恩大夫(長篇)

巴人：「詩意」的破壞作用(小說散步)

適夷：虛偽的幻象(小說散步)

無咎：讀「引力」(小說批評)

每期實售港幣二元。預定今年十二期，暫收港幣十五元，半年六期八元。

(國外定戶，另加郵資，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優待)預定三期收國幣五百五十萬元，六期收一千萬元

(國內)元，九月十五日截止，逾期改訂新價。所有款

〔讀者〕項請逕寄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前進書局。

前進書局總經售

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 觀察社爲恢復發行

### 「觀察華北航空版」啓事

一、「觀察」自五卷一册起，繼續發行「華北航空版」，由潘俠風君承辦。

二、關於「觀察華北航空版」一切對外賬目往還，俱由潘俠風君負責，與「觀察社」無涉。

三、潘俠風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不得以「觀察」名義作任何活動。